

津門雜談

劉炎臣著

三友美術出版社

津門雜談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定價伍圓

著作者：天津劉炎臣

出版者：三友美術社

印刷者：大陸廣告公司印刷部

天津興亞三區海大道五十八號
總經售：大陸廣告公司圖書部
電話三局二九四〇

代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卷頭語

劉炎臣

卷頭語
我對於各地風俗掌故，以及名勝，好聽人談論，每就耳之所聞，目之所見之種種情形，加以記述，或發表於報章，或刊之於雜誌，原屬隨興之所至而寫之消閒小稿，固無重視之價值可言。

頭語
茲應三友美術社主人之囑，輯成『津門雜談』一書，係就我個人平日所發表有關津門各方面之文稿，略加整理而成，內容計包括地方名勝，掌故，以及社會各方面之形形色色。

語
我平日寫稿，有時用文言，有時用語體，故就本書內所收集之片段記述文稿而言，文言白話，兼而有之，而且在先後排列上並無嚴格之系統可分，只不過當作彙集之若干段小文稿觀而已。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

炎臣識於沽上白河之東樂其所樂齋

目次

目	錄
天津之沿革.....一	
天津城垣考.....一	
鼓樓.....四	
費宮人故里.....六	
僧王廟.....八	
丁公祠.....九	
毛公祠.....九	
曾公祠.....九	
李公祠.....九	
楊公祠.....九	
周公祠.....一〇	
謝公祠.....一〇	
烈女祠.....一〇	
玉皇閣.....一〇	

孤雲寺.....一一
海光寺.....一一
掛甲寺.....一一
掛甲寺八景.....一一
望海寺.....一一
聶公碑.....一一
稽古寺.....一一
靈慈宮.....一一
永明寺.....一一
湧泉寺.....一一
福佑寺.....一一
慈雲閣.....一一
福壽宮.....一一
城隍廟.....一一
海神廟.....一一
水西莊.....一一

殷少保墓	四
望海樓	五
梳妝樓	五
鈴鐺閣	五
寶船口	五
馬蹄古井	五
張大中丞公墓	六
巨家莊	六
出龍河	六
富家村	六
場河泥	六
軍糧城	六
峯山廟	七
娘娘宮	九
產兒前後種種習俗	一一
婢喪嫁娶用的紅白貨	一九

積房	三二
打執事的苦工	三四
專做棺材的大木匠	三六
吃紅白飯的茶房	三七
棚舖生涯	三九
吃紅白飯的	四〇
拉房繃的花言巧語	四二
用高利貸剝奪的放賬生涯	四三
乞丐羣的活人大戲	四六
應節的吃	四七
尋常的吃噉	四八
炸螞蚱	五〇
算命與祭庫	五一
全人迎運	五二
夕除之夜	五四
祀神陋俗	五五

3 錄 目

遊歲祀神	五七	女婿待	七八
破五吃餃子	五八	天津衛的戲迷	七九
上元燈節	五九	報販生活	八二
燈節送燈	六一	卦攤一瞥	八五
上元節供奉刺蝟老鼠	六二	估衣行絕妙貨聲	八七
供刺蝟老鼠的來歷	六四	澡塘形形色色	八九
填倉節	六四	龍袍鄭	九〇
二月二龍抬頭	六六	放風箏	九一
重陽節攪斗	六七	劉海風葫蘆	九二
臘八節	六八	糞夫生活	九四
糖瓜祭灶	六九	搖煤球的	九六
過年貼春聯	七〇	天津的花廠	九八
雜霸地形形色	七一	花樣子	一〇一
脂粉地獄	七三	童頭	一〇二
落子館是冶遊介紹所	七五		
紙醉金迷的舞場	七六		

津門雜談

劉炎臣著

天津之沿革

天津原爲海濱荒區，明以前以未設治不著，其地爲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及戰國爲燕地，秦屬上谷郡，漢爲渤海郡之章武縣，漁陽郡之泉州縣地。魏晉均爲燕國及章武國領域，北魏隸於浮陽章武二郡，隋屬渤海郡，唐屬滄州，宋屬清州，元爲靖海縣之海濱鎮。自明永樂年間設衛以後，始有「天津衛」三字名詞，是爲今縣得名之始。清雍正四年撥武清，靜海，滄州三州縣內二百六十七個村落，改天津衛爲天津州，九年升州爲府，爲附郭縣。令縣疆域始定，光緒時以交涉繁雜，總督例以半年駐津，後遂常駐其地，重如省垣。民國三年廢府設道，屬直隸省津海道，十七年改省名爲河北，又廢道屬省，並劃附郭五警區及已收回未收回各租界地入天津特別市管區以內。現在屬於天津特別市管轄範圍以內者計分十二警區，及興亞第一，二，三區，與即將收回之意租界。屬於天津縣管轄範圍以內者，除劃分七個警區外並附有大沽區。

天津城垣考

天津城垣，現已改成東，西，南，北四條馬路，餘跡早已無存，茲覓得「天津城垣考」，不詳作者姓氏，係前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五月初三日北京新聞彙報所轉錄商務

風報者，對天津城垣之考據，記述甚詳，不失為有價值之參考文字，用特附誌於下：

天津在宋元之際，為海濱斥鹵，勝國始即其地為衛，國朝因之。雍正四年，改衛為州，七年升州為府，附郭置縣，此天津建置之大略也。郡之有城，則自明永樂始，永樂二年，明成祖兵下滄州，立衛於茲，命工部尚書黃福，平江伯陳瑄，築城浚池，都指揮僉事凌雲，同知黃綱，實董其役，城垣土築周九里十三步，東西袤而南北狹，高三丈五尺，為門四，都指揮陳遠在鎮，始用磚包砌宏治間，副使劉福，復加培築，築以磚石，廣二丈五尺，又構樓於四門，東曰鎮東，南曰定南，西曰安西，北曰拱北。舊稱天津十六景，有「鎮東晴旭」「定南禾風」「安西烟樓」「拱北遙岑」，蓋本於此。萬歷十四年城垣變圯，副使王來貴重修。國朝順治十年，大水淹浸城基，墮其二面。總兵官甘應祥，副使梁應元，復督工補築。康熙十三年。總兵官趙良棟，因城樓內儲火藥，令居民，偪近城垣者，盡行拆毀，離城三丈改築。又濬四面城濠，永禁填塞，改題四門樓額曰：「東連滄海」，「南達江淮」，「西引太行」，「北拱神京」，並建四角譙樓。至雍正三年城圯濠壙，商人安尚義安岐父子，情願捐修。巡鹽御史蔣鶴立，具疏以聞，得旨報可。並令地方官實心襄助。爰即舊址築成浚池，城周圍一千六百二十六丈六尺，計九里二分，東西長五百零四丈，計二里八分，南北長三百一十五丈，計一里八分，垣高一丈九尺八寸，堞高四尺二寸，共高二丈四尺，基廣三丈二尺，上廣一丈九尺，共計堞一千四百五十有四。

東去海河二百二十步，北抵衛河二百步，仍開四門，謹以表城，東曰鎮海，南曰歸

極，北曰帶河，西爲憲廟御賜名曰衛安。乾隆十一年，及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三十九年，四十九年，五十五年，或以商捐，或以公帑，或以罰鍰，歷經修理，賴以不隳。嘉慶六年，河水漫溢城垣，東西北三面崩潰數丈，至數十丈不等，而西北，西南，兩角樓，亦同時傾毀。經大府疏請，重修完整，城東南舊有石閘一座，引海河水周城四圍，以時啟閉，南城開水門一，東西水門二，通水道以流其惡，歲久石閘傾圮，雍正乾隆之交，知府李梅賓，程鳳文，先後營浚，得復舊觀，錢陳羣爲之記，以勸諸石。近則於北門外用輪機引衛河水通入城濠，以宣壅滯，然環城居民櫛比，往往侵及濠地，每歲當春濬之時，無非奉行故事，而城濠之廣深，遂不可以丈尺求焉，自咸豐十年，統兵大臣僧親王蒞津籌防，以郡城不可一日無守，始建議加築外郭濠牆，距城或里餘，或五六里，爲門十有四，正東曰寅賓，正東之北曰鎮遠，俗曰山海門，正東之南曰朝宗，俗曰直沽門。東南曰凝暉，俗曰梁園門，正南曰來薰，正南之東曰厚德，俗曰小南門。正西曰西成，正西之南曰三慶，俗曰小西門，西北曰順軌，曰保衛，正北曰拱辰，正北之西曰綏豐，俗曰小北門。正北之東曰翊運，俗曰隄上門。東北曰建魁。圍長三十六里，濠如之。同治七年，捻匪竄擾，逼近津郡，侍郎崇厚復修濠濬濠，郡城賴以安堵。衆始知濠牆之足恃。賊退後，加高培厚，又浚而深之。自是言津郡防務者，皆倚外郭以爲固，不復指意於城垣矣。道光緒二十六年聯軍至津，乃一律鎗去，變爲平地。計建自前明永樂二年至國朝雍正二年，圮而重築，迄今閱四百九十八年。斗大荒城，原屬無關輕重，惟兵燹之後，無復故址之可尋，深懼物換星移，居斯土者，蒙數典而忘祖之誥

，因參稽志乘，詳考垣城建築之始末，備著於篇，俾後來之士有所考焉。

鼓樓

天津市現已居於華北第一大商埠之地位，與以前是具有顯然不同之情形。此乃由於各方面環境之變遷更由於政治上之推進，遂造成今日之局面，其突飛猛進之發展情形固為一般，「老天津衛」所始料不及者也。

天津原為小直沽，在元龍祐三年間，改為「海津鎮」，所謂「海津鎮」者，在清一統志作為「津海鎮」，此殆從前劃天津等縣為一區而名之曰津海道者所由來也。又天津之所以為天津，始自明代永樂立衛之後，良鄉縣北百餘里之邊口有關，本名曰天津，自直沽之衛，乃移名於此也。

天津衛之古蹟名勝，雖不如北京等帝都之處為多，但亦不無可資遊覽者，諺有云：「天津衛三宗寶，鼓樓，砲台，鈴鐺閣。」茲姑一談天津衛之鼓樓。

鼓樓，名詞極為普通，凡在城廂之處，大概全有鼓樓之建築。天津當亦不能例外，天津之城，在庚子亂後已拆除，所餘者僅此一座與城牆有關之鼓樓而已。我雖生長津沽，而對津衛之鼓樓，直迄大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四日下午始作首次之登眺，是不能不謂為生平之一足資紀念者。

津衛鼓樓，係於民國十年重建，四面門樓北曰「拱北」，南曰「定南」，東曰「鎮東」，西曰「安西」。樓之上分為兩層，第一層供有南海大士，關岳二聖，以及天后聖

母，天仙聖母……諸神位，有人看守香火，每日常有善男信女登臨其上焚香叩拜，尤以逢舊曆之初一，十五及春節爲最熱鬧，第二層現駐有消防警隊，用作瞭望之所在。

登臨其上，以目四望全市形形色色，盡收眼底，不勝欣快之至。在樓之第二層，縣有大鐘，據看守鼓樓上香火之寶乘臣談，該鐘重約三百斤，在從前每日撞鐘一百零八下，聲聞十餘里，自天津城拆除以後，撞鐘工作，亦隨之而停止，所不解者，既名之曰鼓樓，而樓之上却只有鐘而無鼓，乃詢之於寶君，據談：在從前只於是在建都地方，始有「鼓樓」與「鐘樓」之設置，其他城廂，僅有鐘其實而鼓其名之鼓樓而已，所言如是，姑誌於此。

在樓之第二層上，懸有木聯一副，上聯，「高敞快登臨，看七十二沽往來帆影。」下聯：「繁華誰喚醒，聽一百八杆早晚鐘聲」原爲梅小樹氏所書，因庚子之亂原聯失去，於民十重建時，又由已故津門大書家華壁臣先生補書，華氏並於聯上附書：「鄉先輩梅公撰斯語懸諸樓歲有年矣，經庚子之亂失去，客歲以樓基低仄，鳩工重修，今年春落成，碧瓦丹楹，煥然一新，鄉人既取城門古名屬余書樓下四面門額，並補製前聯，以復舊觀，嗟呼高敞依然，繁華日甚，讀公斯語，不覺有動於中也。公名寶璐，字小樹，諸生。壬戌夏五月華世奎書並識」。

現距華氏補製此聯已二十年，津市區較前擴大，繁華情況亦較前日甚，而鋼筋洋灰高冲雲霄之偉大建築物，亦較前逐年增多，此具有津門勝蹟之一之鼓樓，已失去其高敞之資格矣。

費宮人故里

提起了費宮人，凡是熟悉歷史的人們，大概全要連帶想起了明末那一幕悲壯慘烈的痛史。費宮人小字貞娥，簡單說她是在明懷宗時被選送入宮，所擔當的職務，是伺候長平公主，後來在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禎自縊，費宮人化裝爲長平公主模樣，被闖王所擒，賜與乃弟李虎（一說爲闖王部下驍將羅讓，或作羅用未知孰是），結果她是在洞房之夜，刺死了一隻虎後而從容自殺，演成了一幕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悲劇。關於她的事蹟，除編有「貞娥刺虎」崑曲佳劇外，在有清一代的詩人詞客，作了不少詩詞歌賦贊許她的那種殺身成仁，捨身取義的偉大精神，這不在本文細表之例。

我所要記述的，是費宮人關於天津衛的史料，據說：費宮人是天津衛僉事費敬的族人，生長在東門裏費家巷，在那裏從前曾設有費宮人祠，作爲紀念她的一種表示。現已不復存在，只有在大費家胡同北口，立有一座「明費宮人故里」牌坊，供過往路人的憑弔而已。

從前在費宮人祠裏，供有宮人遺像，上有鄉先輩梅小樹（寶璐）先生的題跋：「宮人天津籍，城內費家巷，傳爲宮人故居，當明季甲申之難，宮人以宮幃柔弱之姿，不惜玉碎花殘捐軀報國，可謂大義森然矣。獨怪邑乘略而未載，其事跡見於明史及稗史，陸次雲有宮人傳，袁枚有刺虎歌，傳奇有刺虎戲目，傳演至今，莫不以志大功小爲憾，然真心義胆，洵爲烈女之冠，豈止增光里黨，壯采山河哉，先君子啓梅花詩社，社中以弔宮人

故里命題，一時歌詠甚盛，今余又獲觀宮人遺像，傳爲余秋室太史撫本伏劍徘徊，猶覺森然之象溢於眉黛間，想含悲刺賊時，未嘗不歎報國仇者竟在小女子手也，嗚呼！天數難回，千古同憾，一例諸鬚眉男子，豈荆卿豫讓，要離所能比數哉！

「明費宮人故里」牌坊是在戊午年秋九月間，社會教育辦事處所立，究竟是重修，還是新建，詳情不得而知。看那「明費宮人故里」六個大字挺拔的筆姿，大概是出自己故大書家華壁臣先生的手筆，在那座具有歷史紀念價值的牌坊上，觸入眼簾最使人發生不快之感者，就是在那座牌坊上布滿了廣告招牌，有的是釘在上面，有的是貼在上面，點綴得五顏六色，亂七八糟，形成一座廣告牌坊，有失紀念費宮人的莊嚴價值，爲保存這紀念費宮人的一點遺跡，希望地方有司對於附在那牌坊上的雜亂無章的字樣，有以肅清才好。

費宮人在表演那一幕慘絕人寰可歌可泣的史劇時，論年齡只不過是一個年方二八的弱小女子，而能作出那種驚天動地的大事情，自不能不使人敬佩，無怪她的偉大精神直迄現在依然是存留於人間，雖死猶生，談到人終久難逃一死，早死，晚死，總須一死。不過，死要有死的價值，死有重如泰山的有輕於鴻毛的，死要死得值，死得有價值，才不枉一死。像費宮人那種爲國捐軀的犧牲精神，是如何悲壯，是如何有意義有價值，所
以她雖已死有三百多年，而她的精神不死，是雖死猶生，受到後人的憑弔贊許！

僧王祠

僧王祠在西關大街，所謂僧王，當年以禦法楊之難，有功於津民，故設有專祠祀之，以資紀念。據考：僧格林沁清蒙古科爾沁旗人，姓博爾濟吉特氏，承襲科爾沁札薩克多羅郡王爵，咸豐間，林鳳翔附太平軍攻天津，僧格林沁擊潰之，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嗣英法聯軍攻大沽，拒戰失利，褫爵，尋復以攻捻禦回功。賞還王爵，道光間追捨於魯南，中伏遇害，諡忠。津人所以爲之特立專祠者，即以其有禦洪楊之難，保衛津沽之功也。該祠位於津市救濟院之東偏，年久失修，傾圮不堪，即以之爲救濟院院民棲止之所。該院籌就該祠拆建第二平民工廠，但以其爲古迹所關，且僧王故禦洪楊之難，有功於津民，墮祠固有不可，而不墮則工廠之基又無從出，經呈准市當局之結果，與其棄爲無用之地，而聽其傾圮，固不若改建其前以爲廠，而更新其後以爲祠，既可以奠英靈於上而無失歡享之隆，復可以開風氣於先而有裨救濟之實。爲一舉而兩得者也。共計建屋六重，第一重爲辦公室，第二，三兩重爲工廠，第四，五兩重爲院民宿舍，最後一重仍爲祠，作爲供奉僧王之所。仍不廢僧王之祀，將「清博多勒噶台忠親王僧格林沁神位」照舊供奉於此，其原有之「丹心萬古」，曾國藩所書之「精忠亮節」等匾額，重新修飾，高懸殿前。至舊有之神碣鎚鼎俎豆之屬，悉以列以陳，無廢於舊觀，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舉行落成典禮，同時並舉行僧王神位之安設儀式。此有關津門古蹟之僧王祠，經此番之重建，將益長存而不廢矣。

丁公祠

丁公祠在石橋胡同，清末建立，爲祀丁壽昌之祠，丁公安徽合肥人，清咸同間，平太平軍之亂有功，清光緒三年旨調天津總理營務，署天津道時，排解民教，水患籌賑，爲三津人士所崇敬，設祠以祀之，稱「丁公祠」。

毛公祠

毛公祠在大便門內路北，建自清代，爲祀天津道毛愷之所，毛愷任天津道時，廉潔一世，故後多尊崇之。

曾公祠

曾公祠在河北，曾文正公（國藩），曾任直隸總督，與天津關係最深，後設祠以祀之。

李公祠

李公祠在河北省署西，清宣統年建。祀清直隸總督李文忠公（鴻章）。

楊公祠

楊公祠在北門外河北岸，清乾隆三十六年建，祀漕運總督楊錫紱。

周公祠

周公祠在津縣小站會館村，清同治年間，皖周武壯公盛傳開拓小站稻田，當地人感德建祠祀之。

謝公祠

謝公祠在北門外永豐屯，祀天津知縣謝子澄，咸豐年建，謝公四川成都舉人，因剿匪受傷身死，後人建祠祀之。

烈女祠

烈女祠在西關大街，建於清初。葬應辰妻陳氏，趙某妻袁氏，阮奇玉妻褚氏，金振妻丁氏，故有四烈墓之名。乾隆十九年又葬七人，故又名十一座墳。嗣後南皮二烈女，李孝女等均陸續埋葬於此。

玉皇閣

玉皇閣在大口河沿街，唐朝貞觀二年建，明重修。內祀玉皇大帝，每月初二十五日香火甚盛。

孤雲寺

孤雲寺據大清一統志載，孤雲寺在府城外，舊名白廟，清康熙四十八年賜今額。

海光寺

海光寺清康熙四十四年建，初名普陀寺。據清一統志載，海光寺在縣南五里，四圍植柳萬株。

掛甲寺

掛甲寺原名慶國寺，在大直沽迤南三里許。據傳，唐太宗征遼凱旋息士掛甲於此，因改今名。明萬曆二十八年，游擊將軍張良相，奉命東討，道經此寺，因歎曰：「余將凱旋，願效唐太宗之掛甲焉！」目擊寺之傾頽荒涼之狀，慨然以重修爲己任，天津廩生孫從先捐地十畝，將軍遂督飭本營千總官袁應與，率隊伍蘇敬等，各捐資與築，未兩月而落成，棟宇嵯峨，廟貌一新，以後將軍果奏蕩寇之功，旋師而亦掛甲於此云。

掛甲寺八景

相傳掛甲寺有八景：一曰「拱北遙岑」，二曰「鎮東晴旭」，三曰「安西烟樹」，四曰「定南禾風」，五曰「吳槎萬艘」，六曰「天驥連營」，七曰「百沽平潮」，八曰「海門夜月」。

望海寺

望海寺在城南八里台，坐北向南，寺內供祀觀音，殿前有牌坊一座，正面寫有「海門慈筏」四字，背面寫有「百谷朝宗」四字。

聶公碑

聶公碑在八里台，是袁項城紀念庚子年聶忠節公（士成）在殉難地點建立的，碑之橫額刻有「生氣凜然」四字，正面刻着「聶忠節公殉難處」，後面刻有聶公之官階履歷。兩旁刻有長聯一副，文曰：「勇烈貫長虹，想當年馬革裹屍，一片丹心，化作怒濤飛海上。」精誠留碧血，看此地蟲沙歷劫，三軍白骨，悲歌樂府弔城南。」讀之不禁為保國衛民之英雄。肅然起敬。

稽古寺

稽古寺在西門外，明萬歷年建，清康熙間重修藏經閣。

靈慈宮

據縣志載：靈慈宮在府河東，元至元年建。

永明寺

永明寺在西門外，俗名太陽廟，明永樂年間重修。

湧泉寺

湧泉寺在南門內，明成祖渡此祈禱獲應，宣宗征樂安淵，賜金幡二，正統間重修。

福佑寺

福佑寺在府城東，清雍正時建，乾隆三十二年巡幸駐此。

慈雲閣

慈雲閣在津縣葛沽鎮，明萬歷元年建，清乾隆間重修，民二十二年再修。閣內有木刻對聯一副，係清高宗隨駕大臣方觀承所書，文曰：「好兒向人間送去，化身從海外飛來」。

福壽宮

福壽宮在津西鄉小稍直口村，爲元末古刹，距今已有數百年歷史。山門前之牌坊匾額「造生瑤池」爲楊國治所書。廟內各殿，存有清季名人聶士成等筆記。今雖已頽圯，而雄壯氣概，尙有存者。

城隍廟

天津城隍廟，每於夏歷四月初一日開放，初十日止，在此十日期內，香火盛極一時。

。而於初六，初八兩日，又爲府縣城隍賽會之期，府廟後樓置棚建有戲台一座，台旁懸有鄉先賢梅小樹先生之題聯：『善報惡報，循環果報，早報晚報，如何不報。』『名場利場，無非戲場，上場下場，都在當場。』用意深遠，極具勸懲世人之旨。

海神廟

海神廟在津縣大沽口，清康熙三十六年建，乾隆三十二年重修。

水西莊

水西莊在天津城西芥園廟西，爲宛平查氏之別墅。水西莊主人查蓮坡先生，名爲仁，一名成甦，字心毅，別號花海翁，原籍宛平，世居津門，據縣志載，水西莊佔地百畝，地臨南運河，風景清幽，中有枕谿廊，數帆台，藕香榭，覽翠軒，花影菴，泊月舫，繡野移，一犁春雨，碧海浮螺亭等勝跡。爲清代人文薈萃之所。觴詠酬唱，殆無虛日，今則樓閣圯廢，已無復當年之舊觀了。

殷少保墓

殷尙質墓在城西善慶菴北，明時立，今已荒涼不堪。據縣志載，明少保殷尙質墓，在城西善慶菴北，天津人，任遼東總兵，陣亡賜葬於此。

望海樓

望海樓在舊三岔河口，明建，清乾隆元年重建，樓爲錐狀，矗立天空，上爲禮拜堂，下有被難教士之墓。據考，望海寺在縣東運河北岸，有望海樓在寺前。

梳妝樓

梳妝樓在東鄉鄭家莊，相傳爲某皇后之妝樓，唐子兵燹，半付劫灰。

鈴鐺閣

鈴鐺閣在西頭鈴鐺閣街。唐貞宗時建，閣藏經卷，清康熙年重修，清儒朱竹垞先生爲之撰記，光緒時被焚，改稽古院。

寶船口

寶船口在城東南五里，明初朝廷命官，往賀西域國，泊巨舟於此，明末有人在此撈鐵錨一具。甚大。

馬蹄古井

馬蹄古井位於六區三岔村南，相傳爲清乾隆帝驗海時遺跡，現尙完好。

張大中丞公墓

張大中丞公墓，在津縣楊柳青鎮南，明嘉靖年間修建，墓地內碑碣等物多已破壞。

巨家莊

巨家莊在津縣南，相傳爲漢時巨無霸之故里。

出龍河

出龍河距城二十里，在天津縣境，相傳曾有龍出於河面，故名。

富家村

富家村在城南二十里，傳爲孝子董永典身葬親之處。

塌河淀

塌河淀在城東北三十里，傳早年塌陷爲淀，周有百餘里，遇天陰晦，則見城池幻形出現。

軍糧城

軍糧城在城東南，爲元海運屯糧處所。

峯山廟

在舊歷四月裏，京津兩大都市，各有一轟動社會的大廟會，一個是京西金頂妙峯山，一個是津南峯山廟，遙遙相對，可謂無獨有偶了。

天津的峯山廟，俗名「蜂窩」，有的人就只知道有個「蜂窩廟」，並不曉得峯山廟，所以「蜂窩」二字倒叫得非常響亮，婦孺皆知。

這個廟是在天津南窪，離城廂約有三十五里，據說這是敕封藥王孫思邈大夫成真的地方。每年由四月初就開廟門，直至月底為止，從十五到二十八這十幾天最熱鬧，香客最多，據談四月二十八是藥王的生日，亦就是這個廟會的「正日子」。這個廟會，凡是津市附近的人，可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所以牠的香火極盛。在廟會期間，沿途茶棚林立，行人晝夜不絕，廟前廟後，攤販櫛比，賣吃的，賣喝的，以及各項娛樂場所，應有盡有，沉寂的衛南窪，一年中只有這麼一回短期間的熱鬧。

蜂窩廟雖為一藥王廟，但廟裏神像牌位極多，三教九流，包括太多，可說是個大雜院。常見一般無知無識的男女香客，不問青紅皂白，把香一點，扔在香爐，跪地磕頭，以為就算是心到神知了，究竟是給誰燒香，這個蜂窩廟裏除去所謂藥王爺外，還有什麼神，大多數是不能回答。

蜂窩廟最特別的是並無山門，建築在一座土堆上，全廟共分三層大殿，坐北向南，一進門就是頭層殿，這裏供的有藥王，王靈官，雷公，柳真人，藥王（又一藥王），藥聖

，胡六姑，黃三姑，華太爺，及一位實在說不清什麼神的神位，共計十位神。

中殿供有伏羲，神農，軒轅，觀音大士，禹王，天官玉帝，堯王，舜王，湯王，蒼頡，增福財神，青龍，白虎等十四位。

中殿東廂殿供的是藥王(又一藥王)，扁鵲，華佗，柳仙，黃大仙，胡大仙，胡二仙，白大仙，大仙爺，二仙爺三仙爺等十一位。

中殿西廂殿供的是一位柳七爺。

後殿供的是如來佛，老君，孔夫子，彌勒佛，胡大太爺，胡五爺，柳三爺等七位。總計全廟三層正殿，及中殿的東西兩廂殿，所塑的神像或設的牌位，共計四十三位。像這樣死板板之記載，本無發表之價值，不過，我每年看到的那些愚夫愚婦香客們，多半全是盲從瞎哄的去滾熱鬧燒香，亦不問個明白，就亂燒香瞎磕頭，覺得非常可笑又可憐。今將該廟神位名稱寫出，使香客們自己想一想：「某神(?)應當崇拜?某神有無來歷?是否有崇拜之價值?」燒股明白香，也不白跑一遭。

至於去蜂窩廟的路程，由津市說，水陸兩方面，均極便利。水路，從南門僱小船，經八里台，大任莊，大寺等村，一直到蜂窩廟前下船，約費四小時，走陸路辦法更多，有長途汽車，洋馬車，大做車，膠皮車數種交通工具，路線大致可分兩路，一由南關下頭起程，一由下瓦房出發。

凡去蜂窩廟燒香的，回來全要帶回一種用麥稈編製的玩物，這種編製品，完全是當地一帶的土產，編成公鷄，魚，葫蘆，馬，花籃，草帽，扇子等等，染成紅綠顏色，雖

製法不甚精美，但以其係一種土產，所以香客們多少全要買幾個，留作紀念。

又每屆蜂窩廟會，津市及附近各地之乞丐，幾乎來個總動員，一齊去到蜂窩廟上趕一場大廟會，因之沿路乞丐極多，尤其是離廟一二里地方，乞丐成羣，排列道旁，大有擺隊相迎的氣概，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禿子，瞎子，缺腿的，少胳膊的，坐着的，跪着的。跟着香客跑的，哭哭啼啼，聲震耳鼓。在這樣情形之下，實在令人左右為難，不捨幾個吧，未免顯着心太狠，捨幾個吧，又有捨不勝捨之苦，有的人竟因捨錢受了他們大包圍，無法擺脫，於以知善門真有難開之感也。

娘娘宮

提起了娘娘宮，在天津衛裏是一個香火極盛的大廟會，牠具有悠久的歷史，是早已聞名遐邇了。談到天津衛，原來是一個濱海地方，天津之設衛，是在明朝永樂年間，而娘娘宮立廟的歷史，却遠在天津設衛之先，根據了一點小考據，娘娘宮原來是設在小直沽名叫天妃廟，建築於元代泰定三年，重修於明朝，直到清朝這才晉封為「天后」至於廟的名稱最初名天妃宮，繼改稱靈慈宮，最後這才改名叫天后宮，就是今日被津市一般人所俗稱的娘娘宮。在這廟裏各殿所懸掛的聯額，多是出自歷代達官顯貴的手筆。這足證天后在當年是如的被人所崇奉了。

在這娘娘宮廟裏所供奉的神位除去所謂的天后聖母外，更有什麼眼光娘娘，子孫娘娘，斑疹娘娘，送生娘娘等等，而以天后為主，據說天后聖母的誕辰，是在舊歷三月二

十三日，在當年爲了慶祝聖母的誕辰，常有舉辦「皇會」的盛典規模是極其盛大。當年出「皇會」的行事，規訂在三月十六日送駕，十八日接駕，然後又有輦駕出巡日期，出巡的路線，也有規定，二十日進北門，經過鼓樓出南門，二十二日進東門，經過鼓樓出西門。

在出「皇會」的時候，儀仗招展過市，沿途鼓樂聲喧，且有各種勝會隨行表演，不僅在天津衛裏是驚動得萬人空巷，就是津衛附近數百里以內的善男信女們，也無不爭先恐後的來到衛裏開開眼界，那種熱鬧的情況，真是盛極一時，誠非筆墨所能盡情形容出來的。以後於庚子之亂，國體變更，取締迷信，所謂出「皇會」的盛舉，已不像往年那樣熱烈舉行了。記得在民國二十五年，又曾經舉辦過一次「皇會」但與從前出「皇會」的熱鬧情形來相比較，就有小巫見大巫的分別了。這是由於時代潮流的變遷，民智漸開，所以類此迎神賽會的舉動，不如往年之盛了。

在平日一般婦女，爲了達成燒香還願的目的，常有到娘娘宮裏燒香的，每逢初一，十五兩日香客較多，而屆舊年前後，香火尤是盛極一時。在這廟裏成年住有不少老道，照料香客進香，就以所得的「香錢」補助生活費用。

現在娘娘宮全廟，除去前後正殿以外，前後院兩旁廂殿，全已改爲商店，有的是作爲民衆團體和警察派出所了，廟內前後院，有出賣金魚，風葫蘆兒童玩具攤販，在平常是顯着冷靜，可是逢年到節，總要大大熱鬧一陣子。

以上簡單的把娘娘宮的沿革談了一下，現在再把娘娘宮和舊曆年的關係，略說一說

，每逢舊年歲尾，尤其是在舊曆十五以後，燒香拜廟的人是一天比一天擁擠起來。同時售賣年貨的，也全集中在宮南北大街一帶。

自庚子年以後，天津的寺廟，或已拆除，或已改作學校，而香火依然極盛的，除去衛南窪的峯山廟（峯窩）以外，在市內就屬這娘娘宮了，總而言之娘娘宮在今日的天津，就猶之乎北京的白雲觀，隆福寺等大廟會，同一樣的有名。

產兒前後種種習俗

談到天津生產小孩的風俗習慣，一言以蔽之，可以說處處是『媽媽大全』上的媽媽例。津門舊俗，作父母的喜歡給兒子早完婚意思是，在娶過兒媳婦，可以早早生養些孫男孫女，接續香烟，光耀門庭。若新媳已娶過二三年，而新婦尚未懷孕，公婆因盼孫心切，對之便起了懷疑，甚至於有不滿意的表示，尤其是作婆婆的，口裏口外時加諷刺。以一個新媳婦，處於這種環境，當然是要引為羞愧，於是耿耿胸中，感覺人力之不足，乃不得不牽強附會，迷信鬼神，幻想藉此能爭一口氣，生養一男半女，好不落個『絕戶』。

新媳婦久不生育懷胎，老腦筋的公婆又急於抱孫，於是乎就直接或給兒媳四出尋找『碰頭蛋吃』。所謂『碰頭蛋』者，就是遇見別人家生產頭胎兒子，在產後第三天『洗三』（產後三天給小兒洗澡，津俗謂之洗三）時，澡盆內放入許多雞蛋，雞蛋須要預先煮熟，並用紅顏色染成紅色，老娘（收生婆）在給小孩洗澡時，用手將盆裏許多雞蛋攪動攪動，當各雞蛋正在旋轉之際，隨手檢出一對雞蛋大頭相互碰上一頭的，這一對雞蛋就叫作所謂

「碰頭蛋」。凡不生育的婦人，吃過這種「碰頭蛋」後，就可以懷孕產子了。在吃「碰頭蛋」時又有一種吃的方式，吃時須坐在房門坎上，臉朝着屋裏頭，後背向着外面吃，不受孕懷胎的婦人，希望生養小孩，常去廟裏給送生娘娘燒香碰頭許願，亦是津市婦女迷信求子的一條法門。在天津宮北大街天后宮（俗稱娘娘宮）廟裏有所謂天后聖母，養光娘娘，送生娘娘等幾位老娘娘。據說其中的送生娘娘是一位專掌管人間世生養小孩大權的老娘娘在送生娘娘泥像身旁，擺列着有許多二寸大小的小泥娃娃，凡是想求兒子婦人們在到廟裏燒香以後，自己可從送生娘娘身旁偷取一個小泥娃娃，揣入本人懷內，帶回家裏，再偷藏在自己屋裏炕簾底下，這種欺人自欺的把戲，在這表面洋化十足骨子裏依然充滿迷信色彩的天津衛叫作抱娃娃回家。等到了三天，再將由廟裏抱來的那小泥娃娃，由炕簾底下拿出來，給他穿上幾件具體而微的小孩衣服，並且還須要一日三餐的早晚按時供俸他，給他上供，意思就是等於喂他飯吃，一切須與常人一樣待遇，據說照這樣誠意供俸他，以後就會懷胎生子了。及到本人已經真正產生小兒郎時，就以從前由廟裏抱來的那個小泥娃娃當作哥哥自己親生下的活小孩，反到排行叫老二，泥娃娃每經過一年要塑大一次，如同人逐年長大一歲，身體漸漸增高一樣，積年已久長大到相當年歲，仍要給他留上一個鬍子。全家裏晚生後輩，全須要對他作一種恭恭敬敬的表示，因為他有領來小弟弟的功勞。所以他被一家人視作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作公婆的，因為自己兒媳婦久不生育兒女，又有一種拾磚頭的勾當。這種辦法就是在陰曆大年三十夜間（除夕）不令別人知道，親自去到大門外，在暗中摸索一番，隨便拾一塊磚頭，回家秘密

故事，亦不說自己兒媳婦知道。又有一種證據，就是在出門以後，不必尋找磚頭拾，只要在黑影裏隨便拾到一種什麼東西，就可回頭向家裏走，將來如因地懷胎產兒，就是以是夜拾的物名，當作小孩的小名（乳名）例如拾到的是一塊磚頭或石頭，小孩的小名就叫作磚頭或石頭，餘此類推，因為不生養小孩，不想醫治生理上的病症，專胡思幻想乞靈於迷信的舉動，真是記不勝記。除去上述的像吃禮頭蛋，抱娃娃，拾磚頭等等可笑舉動而外尚有一種吃「棗栗子」的辦法。每逢舊曆年除夕夜裏，天津人講究吃過年的餃子，如自己的兒媳婦久不生養小孩，婆婆在是夜包餃子時，在一盆餃子餡裏面，放入一枝小棗和一枚栗子聽憑它——棗和栗子——隨便包在某一個餃子裏頭，並不須作暗記號。到餃子煮熟時，合家老少男女隨意撈着吃，不許挑檢結果看誰碰巧可以吃到那個帶有棗和栗子餡的餃子。果如那個餃子會被兒媳婦吃到嘴裏，由這可斷定她來年會有懷孕生子的希望，為什麼要加入棗和栗子呢？因為「棗」與「栗子」的諧音是「早立子」三個字取其吉祥好聽的意思，中國人遇事好取音同字不同的諧音吉慶話，諸如此類的事，真可說是不勝枚舉的了。

以上所談，是指一般無知無識的婦女們盲目盼兒盼女的幾項迷信舉動。也可以說是在尚未懷孕以前的迷信舉動，作為本文所擬定記述的第一段落。倘婦女在生理上實際已經起了變態不見月經，過兩三月確已證明是受孕懷胎的象徵，並無別項的疾病現象，如果是未生養過小孩子的，一定是要十分歡盼的，因而在這樣懷孕期間，又生出以下幾項動作與忌諱。

(一) 胃口：婦女懷孕後，在相當時期以內，因身體營養要素發生變化，常常喜吃各種新奇食物，凡遇有這種現象的，俗語謂之「胃口」。在富有的家庭裏對孕婦所想的東西，均能設法為之辦到，以解其食慾。

(二) 百忌：一，婦女已懷孕後，對於一切事物，均須特加一番小心和忌諱，例如偷聽別人談話，抓鹽及拿生薑過戶等事均不得為之，據說觸犯上述三事，到臨盆時有難產的危險。二，不得改置室內器物，及舉動沉重物品與操作過勞，否則容易使胎兒小產。三，不得入作工程地點及看死人入殮，據說犯上述二事將來生下來小孩，必定是個三斤破口咀。四，兩個懷孕的婦人，不能使用一條線絞臉，否則生下小孩，是要發患瘋病。五，據說懷孕婦人如坐到另一位產婦的炕或牀舖上，能將產婦的奶佔走了。類此毫無意義的忌諱，簡直是不一而足，書不勝書。

(三) 預測男女：從舉止行動上看，如果婦人懷孕以後，行路先抬左足，可預測生個男孩，若是先抬右足，可預測生女，俗所謂男左女右。從面部容顏上看：面貌枯黃乾瘦者必生男孩，鮮艷姣嫩者必生女孩。以嗜食之物品預測，喜吃酸物者，為生男之象徵；嗜食辣性物者，乃生女之象徵。故俗語有酸兒辣女之說，若婦人懷胎時肚皮凸出有尖，可測生男；肚皮平整成圓形，可測生女。

(四) 吃催生麪：天津的風俗，凡婦人在臨盆前十幾天，尤其是頭次懷孕的新媳婦，娘家特將這位姑奶奶接去小住，叫她在娘家吃一頓催生麵，以測驗她是否即將臨產，這種辦法名之曰「催生」。在吃催生麵時，係盛麵兩碗，一個是盤着滿碗麵，一個是盛着

半碗麵，兩碗麵分別另用空碗倒蓋上，但不叫這位懷孕的姑奶奶知道，叫她自己任意選擇一碗吃，如果是拿到那碗半碗的麵吃，意謂距離產期就需相當時日。

(五)懸掛避邪符：當懷孕婦人在臨盆產生小孩時期，多在住房門上貼一張避邪神符，據談：這種辦法，一為避免諸般過往神仙闖入產房裏，二為避免一切妖魔鬼怪邪神照胎。並且又有一項權宜辦法，如不懸貼神符，用一塊紅布擋蔽，亦可發生同樣避邪驅邪的效力。

(六)喜房與產房：同是一間生產小孩的屋子，在天津人的習慣上說，對之便有兩種觀念，凡是產生男孩子的屋子，謂之「喜房」，人人喜歡進去；產生女孩子的屋子，便謂之「產房」，認為是一間污穢的所在，人人忌諱進去。由此可以想到，這種不合理的觀念，仍然是帶有一種從前封建思想的重男輕女意味，遺留至今未能盡除呢。

以上所提出談到的六項，完全是屬於婦人在懷孕期間及小孩將出生後的習俗和忌諱的大概情形。以下筆者進一步，便要談到胎兒已產生以後的情形：

津門風俗，凡婦人懷胎已經分娩時，家中便派人分往各親友家裏送喜信，俗謂之「報喜」。在親友那方面，得到這種報喜消息，全要量情度力購買些禮物送去，以申賀意，如藕粉，掛麪，大米，芝蔴，紅糖，雞蛋等等，全是最普通的禮物，亦有贈送金銀首飾者，而產婦母家所饋之物品，較普通親友為尤厚。以上所述，均指富有者而言，至於窮人，得過且過而已。

產兒第三天，給小孩洗澡，津俗名曰「洗三」。在這一天，親友眷屬多來慶賀慶賀

。事主當然是要大開筵席，預備飯菜，招待來賓，量家庭之情況，而定鋪張之程度。是日那位給小孩接生的老娘（收生婆）是最得意的一筆收錢買賣，在給小孩洗三時，是由她任主演人，親友老太太們大家圍在一起，她憑其一條三寸不爛的舌頭，鼓起如簧的小咀，信口開河，說些吉祥好聽的熱套流口轍。諸如甚麼「一攏子，兩攏子，長大騎馬坐轎戴頂子」，「一攏金，二攏銀，攏來閨女小子成了羣。」「一攏金，二攏銀，姑姑姨姨來添盆，」……：哄得大家一樂，使親友眷屬全向洗盆裏去扔錢，謂之「添盆」這種意思表示扔錢添盆越多，將來小孩長得越長命百歲，人財兩旺。等到洗三盛典舉行竣事，那洗兒盆裏大家所扔的洋錢，銅子，（現在只有以鈔票代替了）全都一五一十歸入老娘口袋裏頭去了，越是富有之家，添盆錢越多，這些錢完全是老娘應得的外快，所以說這天是老娘最得意的日子。

還有凡是在小兒生後三日未曾進入產房的，謂之「生人」，過了「洗三」就不准許生人進入產房了，一直等了十二天始能進去。據說在忌生人的期間內，若有生人闖入，小兒就有患驚風病的危險。

小孩從落生出世，三天要舉行「洗三」盛典，十二天謂之「小滿月」（這天產婦須吃餃子，據說是取其合併的意思。）及到一個整月，親友還要舉行慶賀「滿月」，饋送些衣服，帽子，或金銀首飾。事主預備筵席，款待佳賓，這天情況，較「洗三」，「十二天」等日，更見熱鬧。小孩出生以後一百天，謂之「百歲」，津門計算百歲的習慣，是以小孩落生後三個月零十日為百歲之日期，在這三個月內，也許靈巧有兩個小建月，

所以用三個月又十天的死算法，是不準確的。在富有的家庭，爲表示更進一步的慶祝，當然是要特別大開筵席，款待親友，這天謂之「作百歲」。至於普通中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只在飯食上較爲豐盛一點而已，並無甚隆重舉動。但是爲希望小兒將來能長命百歲，在這天對小兒本身有幾種做作，如編「百歲錢」，製「百歲衣」等是。

津俗在小兒百歲日，家長分向親戚隣居每家斂一制錢，湊足一百個爲止，用以編製一掛錢鎖在「百歲」這天，給小孩戴在頸下，也可以叫作長命鎖，如嫌一百個錢太沉重，簡單用三四枚代替亦可，惟在斂集此項百歲錢時，對於「黃」「史」等姓的親友則避不往索，因黃與史兩字字音，均屬不吉利的原故。又一說法，向各親友處各討一個制錢，湊足一百個，用它買一掛銀鎖練，在百歲日戴在頸下。至於做「百歲衣」的辦法，係在小孩「百歲」那天，向各親友處各討取布頭一小塊，然後將所搜集的五顏六色布頭或綢緞條，集在一起縫綴作成一件小襖，給小孩穿上，這也是取其長命百歲的意思（這樣雜色衣服，在戲班行頭裏，謂之富貴衣）。

「百歲」過後，不久就到「週歲」，週歲就是小孩出生整整一週年的日期，謂之「頭生日」，在「頭生日」這天除去一番慶祝熱鬧更有一種極無聊的迷信「抓週」之舉。所謂「抓週」者，即在小孩週歲那日，預備，筆，墨，尺，剪子，花，粉，胭脂等物。放在小孩面前，叫小孩自己用手隨便抓取，藉以測驗測驗他的秉性是近於那一樣，不過這種方法是極不可靠的，循例舉行而已。總而言之：越是富有之家，因爲有錢有閒，這種種種迷信無聊的舉動越多。

若因當初是由廟裏抱來泥娃娃而懷胎生子的在小孩出生以後，必須按照當時在老娘神前所許的心願，照數去還願，例如所許的心願還一百個泥娃娃，在臨還願時，可塑九十九個泥娃娃還到廟裏去，下餘的那一個，就已當作自己的小孩子留下了作為新生產的眞小孩子的哥哥，一樣給他起名子，吃飯，穿衣裳，而且一年要塑大一次。所以在天津人家裏，常見有供奉着一位多年留下來的帶鬍子的小泥老頭，那就是他們家裏頭的大爺，論起來較比他們家裏的活人輩數還大呢。

家裏有錢的人，所生養的小孩，當然是個值錢的活寶貝，假如孤零零只這一根苗，那簡直是更當作好寶貝看待了。如男孩子生來兄弟稀少，就認爲他是上不招下不靠「命硬」，作父母的恐怕他不長命，招不住他，就找一位算命的瞎子，給他算一卦命，算一算給他認一位命運相合的婦人作乾娘，乾娘的資格，須要兒女雙全，而且兩家地位總須要門當戶對相稱，因爲兩方有乾娘乾兒的關係，來來往往，不分彼此，遂成莫逆之交情了，這是小孩認乾娘的大概情形。此外，又有一種希望保障小兒安全無恙的辦法，這就是本文最末一節所述到「認師父」的陋俗。如因小孩生來身體軟弱，恐怕他「命不好」活不長，家長就要想法子把他抱到廟裏去拜認和尚或道士作師父，俗名之曰「記名徒弟」，這種意思，就是表示出來他——小孩——已經跳出紅塵以外，執掌生命大權的神人（？），對於這個小孩的生命就無權過問，可享高年了。認師父的典禮舉行了，小兒依然是照舊在自己家裏生活，僅於逢年到節，給所拜認的師父送些禮物，銀錢而已，亦有每到年節，師父不等徒弟家裏送錢送禮物來，親自去化一點佈施的，這也是一些指神吃飯，賴佛

穿衣的僧道行的一條好生意經。等到小孩長到相當年歲（普通多在十二歲），尚須舉行一次「跳牆還俗」典禮，結束這一場認師父的心願。

關於津門生養小孩的種種風俗習慣，總上所述，掛一漏萬，尚不十分完全，僅不過就我個人所知道的路述其梗概而已。因為這種迷信無聊的舉動，多起於一般無知無識婦女的幻想杜撰，並非有人教講，不過隨意相傳附會罷了。因此，輾轉相傳，越傳越離奇，以至演成許許多多不可解的迷信舉動。提到婦女生育一事，對生命的健全，種族發展，是如何重大的事，却往往泥於舊俗迷信，未免太有點傻氣了，號稱通商大埠的天津，尚有這種種陋俗，推而想到內地的窮鄉僻壤，更可想而知了。

婚喪嫁娶用的紅白貨

天津習俗，對於婚喪儀仗，向極講究擺「譜兒」。即一般小門小戶者，遇辦所謂「婚喪大事」，亦必盡力掙扎鋪張，費用各項儀仗，鬧得招搖過市，以資炫耀誇富。甚有不惜典賣房地，求親告友，徒增無謂之負擔。而且各項儀仗設備，業已沿用若干年，充分暴露封建意味，尤與民國之禮制不合。茲將津市各紅白貨舖之形形色色，就其所知，略述梗概。

在津市，出賃一切婚喪儀仗及用具者，俗即統稱紅白貨舖。細分之可別為：紅貨舖（花轎舖）白貨舖（大白貨舖亦有兼出賃花轎者）。櫃房，小貨舖，棚舖，京彩局，以及僅僅出賃人工日罩，弓箭花衣，香帶雪柳，形形色色，大小約有一百多家。經營此種生意

的，多為本地人。大規模之紅白貨，除去伙友外，常僱用木匠，裁縫油漆匠，修燈匠，……各項工人，專作一切修補工作。至於各項打執事之小工，俗名「打空兒的」，各有頭目，臨時分頭招集，無須賃貨舖主人操心，從前結婚所用之花轎樣式，較現在流行之「花轎」，高約兩倍，形同高塔。因津市馬路上所架設之電線日多，早已不能適用，刻下到天津四鄉，仍可見到此種花轎。民國元年起，龍王廟旁天福成花轎舖首先改置新式花轎，於是爭先仿效，近且有在轎上按裝電燈或霓虹燈。花樣日見翻新。

紅貨舖以花轎為主，所有謂「頭轎」，「二轎」，「三轎」等分別。執事（即各項儀仗）之新舊，必須與轎之階級相配合。在轎之本身上又以轎圍子為最主要。普通花樣有功名富貴花，牡丹海棠，子孫萬代花，一類吉祥花樣名詞。執事有文武之分，與全部鑾駕。並有全份與半份之別。民國十七八年時，鑾駕會一度被禁止使用，而今居然又大行其道矣。出殯所用之儀仗，種類更繁，以「大座」（俗名八抬）為儀仗重心，儀仗隆重之程度，視大座多少而定。每一抬大座，必隨一堂（八件為一堂）執事，故遇某家出殯，只須知有幾抬大座，即可測知殯之大小。

香譜分「紅譜」「素譜」兩種，出殯用素譜及紅譜，結婚只限用紅譜，紅譜又名「彩譜」。

雪柳用諸喪事，亦分紅白兩種，紅雪柳僅限於大閨女出殯用，白雪柳最普遍。

童子鶴齡，分有文武，文童子頭戴金冠，武童子頭戴武盔，此其差異之點。充任此種童子鶴齡之小孩，年約在十三四歲左右，全能歌唱，隨同吹鼓手，且走且唱。

出賃桌椅板凳者，謂之「小貨舖」，其出賃之衣物，有「捧盒」（又名條盒），「滿裝」，「嫁妝桌」，「八仙桌」，「長桌」，「油桌」，「長木凳」，「方木凳」，「拜匣」，「圍桌」，「椅靠」，「彩綢」，「毡墊」，「宮燈」，衣褲靴帽，全副弓箭等大白貨舖中亦有兼出賃「小貨」者，婚喪喜壽事所紮之花素牌坊，初行於故都，故曰「京彩」出賃此種京彩者，均取名「某某京彩局」，民國以還，天津紮「門彩」（紮京彩子俗名紮門彩）之風始漸盛，但在津市經營此業者，却不盡為北京人，標名京彩局者，藉以號召耳。該行純為一種手藝工作，成本極微，至於各項紅白貨之賃價，毫無定章。即使花樣一樣，一等貨十等價，純在乎人辦。

在天津，凡遇辦紅白大事，有由事主直接出頭到賃貨舖去賃貨，有因不善於辦紅白事，邀請親朋代為出頭，以後項辦法最普通。此種常人辦紅白事者，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善於辦事之有聲望人物，純係受事主直接或間接邀請出來辦事。一種是藉代人辦紅白事，與賃貨舖方面串通，從中吃點油水。有時還要作裝裝假假，明眼人一望而知他們是明打架暗使錢把戲。此種人成年專混此種生活，對於紅白事一切開銷，非常明白，所以本市有句俗語稱這種人謂「吃紅白飯」的。

按普通手續，事主向賃貨舖看妥所欲賃用之貨色以後，言明賃價，先交少許定錢，賃貨舖即將看妥之貨色，件數，應用日期，事主姓氏住址諸項，記在「水牌」上，屆期如數送到，絕不誤用。在「算大賬」時，再將下欠之款付清。更有一種種賃貨手續，即事主約出與賃貨舖方面熟識者先到賃貨舖看貨，暫不言明賃價，事後由經手辦事人一估價而

已。凡採是種辦法者，多係由與殯貨舖方面之熟人去辦，因被等常代人管事，各項紅白貨之殯價，早有成竹在胸，遇代富主辦事，則多開銷一點，替窮主辦事，則少開銷一點，用一種「窮人吃藥富人還錢」政策，兩下調劑。

小貨貨舖有一種例外營業方法，如自己「貨頭」不齊全，與事主商妥欲用之貨色後，可向有來往之大貨貨舖去轉貨，名曰「過貨」，如此一轉手間，即可從中取點小利，輕而易舉。

按近數年來津市情況論，因為年景不佳，普通辦紅白大事者，已不似往年之盡情鋪張。以出殯言，近年最流行者，除簡簡單單之「早殯」外，有所謂「假兩天」辦法，多半因陋就簡，得過且過而已。至於一般頭腦稍新的人物，對於舉辦結婚出殯事宜，更多採取新式簡單方式，紅白貨舖生涯，因而大受影響。

槓房

談到抬槓這種技能，以北京槓夫抬的最穩，據說：從前皇帝或皇后一死，在奉安以前，必須「演槓」，為試驗抬槓步伐整齊起見，常置碗槓上，滿盛以水，抬走練習，碗中之水，毫不外溢，其抬工之穩，可想而知。

津市之槓房約有六七十家，他們字號，以「壽」字號居大多數，蓋取其吉祥意思。其牌匾多書：「××京槓局」字樣，究其實軸的主人，多為津人，其所以如此誇張其辭者，鑒於北京抬槓馳名，以資跨大號召耳。大槓房以河北關上之德興，第十區之長富

，大胡同東之益壽，建物大街之利壽等最著名，他們全有極講究之「櫃」與「罩」。現時所用之櫃，均為雙櫃，昔時所用之「如意杠」，「獨龍杠」，早已廢而不用了。

杠之木質，均係用楊榆兩種木料做成。大杠最長三丈六尺，最短一丈二尺。每一全副杠，除兩根主要大杠，其餘縱橫捆綁之小杠，有「扒」，「由子」，「八尺」，「肩杠」，「千金」諸名稱。

杠之大小既不相同，抬杠人數自有多少，小杠輕而易舉，故用人少，大杠重而難抬，故用人多。按普通名目分，有所謂「十六抬」，「二十四抬」，「三十二抬」，「四十八抬」，六十四抬等五種。十六抬者，即用杠夫十六名抬，乃人數最少者；六十四抬者，即用杠夫六十四名抬，為人數最多者。以「三十二抬」，「四十八抬」兩種最通行，其出大殯用六十四抬大杠者，杠夫多用兩轎，輪流換肩休息。

按津市習俗，凡人將死，家人先通知附近杠房把牀板（俗稱「板兒」）送去，以便停屍。因為不知什麼時候有人要「板兒」，無論晝夜，各杠房均有人侍候，一聽事主招呼，馬上派伙友挾着牀板，扛着凳子，給事主送去。如經事主允許，杠房伙友可給亡人穿衣裳，遺留之舊衣服被褥，有的就送給杠房伙友，所有成殮時應用之物品，杠房均代為想到，使事主預備。

按普通習慣，凡已用某杠房之牀板，將來出殯，必用該杠房之杠。可是亦有例外，如在成殮後，不用該杠房之「材橙」，用磚墊材之「枕頭木」，則將來用某家之杠，可

以隨意，不受限制，此係一種行規，但事主採取是項辦法者，殊少見也。

本行又有一種行規，凡某杠房附近發現無名倒斃屍，經法院驗畢，即由該杠房負責抬埋，這也是他們一種應盡之義務。

至於抬杠之杠夫，多係乞丐及苦力，各有頭目，有事由頭目召集。他們並非專代一家杠房抬杠，一個頭目，與若干家杠房均有聯絡，某杠房有事，他使召集杠夫爲之抬杠，因此，這些杠夫們，幾乎是天天有杠抬。他們工資，常隨杠之賃價而定，遇有出大殯，杠之賃價多，他們便可多分幾個。否則便少。杠房掌櫃在店家算下大帳後，除去杠夫應得之工錢外，餘者均歸自有。

打執事的苦工

津市習俗，對於婚喪儀仗，非常講究，旗，鑼，傘，扇，高照，串燈……招搖過市，以相炫耀，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有錢。全市出賃此種紅白貨者，約計百餘處，其本身營業，業如前述，茲更將依此爲生之窮苦勞動者生活情形，略談於左：

所有抬轎的，抬杠的，抬座的（如燈亭，影亭等，俗名「大座」，又稱「八抬」。）其他一切打執事（俗名「打小空」的），均有頭目，臨時集合。詳而言之，他們原有之職業，抬轎的，抬座的，多屬脚行；抬杠的及各種打執事的，包括：乞丐，貧民，小販，洋車夫：等。平日各事其事，每逢聽到頭目招集，則去打執事賺錢，「落差」以後，仍復舊業。

各項打執事者，對於個人所打之執事，在領來之後，即須負責保管，若有損壞，輕則遭貨主之謾罵，重則令其賠償。至於抬轎的，抬座的，行止轉灣，均有一種口號，前呼後應，步法整齊，假如磕碰，須共同負責，故他們抬着行走時，莫不小心謹慎，因為久抬的原故，熟能生巧，很少出錯。

打執事之勞力工資，俗名「膀子錢」數目多寡，並無準則，須按：貨色新舊，賃價多少，道路遠近，天氣晴陰……等情而定，遇見闊主得錢多，遇小戶賺錢少。

「膀子錢」在算完大賬後發給，即紅白貨舖掌櫃，由主家將賃價算來後，分別交給各項頭目，再由各頭目分給打執事的苦工，頭目是採取包辦性質，他用一層剝削手段從中取利。

在訂事方面，有所謂「加邊錢」，即因走路過遠另加之錢。普通以牆子為界限，凡未逾東西南北四營門以外曰「邊內」，牆子外為「邊外」。如男家住邊外，女家住邊內，曰邊外娶邊內；男家住邊內，女家住邊外，曰邊內娶邊外；男女兩家，皆住邊外或邊內，謂之邊外娶邊外，或邊內娶邊內。

邊內娶邊內，無加邊錢，邊內娶邊外，與邊外娶邊外，各加一邊錢，邊外娶邊內，加兩邊錢。其以路程過遠，有加兩邊，三邊，以至四邊者，但算法微有不同，已加到三邊，即不按加邊錢算，算作雙膀子錢（工錢加倍意思），加至四邊，除開雙膀子外，另加一邊錢，餘此類推。

此外，由主家直接開銷者，尚有許多零錢：如送子孫燈，送官銜燈，送冠帶袍裙……

……等脚力錢；更有所謂「穩轎」，「穩樣鼓」，「落差」……等喜錢；「守轎」，「看串燈」……等飯錢，少者一二角，多者五六角錢，花多花少，純在人辦。

在白事方面，除去「膀子錢」，及各項「酒錢」外，闖主出殯臨時在途中給打執事的加錢，謂之「路賞」，又如帶大「回靈」的，亦須特別加錢。

總而言之，一舉一動，他們便張口要錢，不是「酒錢」，便是「喜錢」，尤其是喜事最麻煩。假如你辦紅白大事，對於開銷，一竅不通，他們便乘機起哄，亂敲竹槓，有的張口要錢，有的在旁裝好人，巧立名目，百般訛索，不但花錢多，而且落個「大頭」。

因此之故，凡遇有紅白大事，多請有經驗者代辦，辦理一切開銷。常替人管紅白事的人，對於某件應開錢多少，均有成竹在胸，某件應開若干，全留一退身步，如應開十元，最初只付七八元，迨其多索，再逐漸增加，以至預訂之數為止，他們知道辦事人是一個內行，於是得過且過，不再訛索。

專做棺材的「大木匠」

津市的木匠，約分兩種：一種是製做各項木器傢俱，一種是專攬棺材，後者稱前者曰「南木匠」，前者呼後者曰「大木匠」，這是木工的兩種行語。本文所述各節，只限於大木匠之生活。

因為傳統不同，他們之頭戶，約分四夥：（一）東口大木匠，包括沈莊子，王莊子，

郭莊子，旺遺莊一帶。(二)西口大木匠，包括城裏，西頭一帶。(三)陳家溝子大木匠。(四)侯家後大木匠。上述四夥大木工，各有頭戶，各在所在地材廠作工，有時亦可越界趕活做。

他們在各材廠作工，均係臨時短工性質，除少數材廠按日給資外，餘均取包工制度，因為工作不同，分成「鋸工」，「攏材工」二種。

所謂鋸工者，即鋸工人(拉大鋸的)，工資論日計者，每日得錢若干，如係包工制度，工資按線計算，即每鋸一線(長七八尺)給資若干。此外，因所鋸之木料過厚，又可酌量情形，增加工錢。

攏材工人之工資，論日者與鋸工辦法相同，包工制度着，按所攏之材包價，因尺寸木質不同，包價亦不一致，如數人合攏一材，所得之包價，平均分配。

如在材廠內作活，早飯由廠主供給。如不管飯，每人另給飯錢，出外作活時，除去工資，尙可向事主要酒錢，名之曰「外找」。

本行手藝人，有一種特殊的行規，如城裏某材廠賣「忙材」一具，(凡喪主買棺材木料，運至家中，臨時加工趕做者，謂之攏忙材。)凡西口大木匠得到信息，均可前去幫同趕做。人數多少，並 unlimited，但在「上底」後到者，即不准加入工作了。

喫紅白飯的「茶房」

別處我不盡知，即以津市而論，頂「茶房」兩字頭銜謀生者，有所謂飯店茶房，旅

館茶房，茶社茶房，戲園茶房，吃紅白飯茶房……等等，他們因為職業上之各異，故其生活之方式及活動情形，極不相同。本文所述，僅暫就津市吃紅白飯一類茶房，略記其生活之片斷。

全天津市，吃紅白飯之茶房，究有若干，尙未能得到一確實統計數字，據本行人談，大概有六百人模樣。他們專侍候婚，喪，喜，慶，諸項事務，故謂之吃紅白飯茶房。俗呼『茶房』，又名『茶師傅』，亦有直稱某師傅者，如姓高，則稱之曰『高師傅』是。

裝束。在侍候喜事時，穿件藍大褂，侍候喪事時，穿件白大褂。此係他們同行一律照例之裝束。

茶房工資，按『工』計算，工作一白天，謂之一工，晚間另算一工，除按工應得之正工錢外，尙有點心錢，飯錢（管飯者免），酒錢，喜錢，及各項零錢，巧立名目，令人聽着頭疼，總之他們出花樣敲竹杠之標準，是看事主之心氣，排場而定，可多可少，因人行事。如遇事主或辦事人（代辦紅白事者）是一外行，他們更是有機可乘，大爺長，二爺短，抬舉得一個十足，結果錢到他們腰包裏，有時還來一句『嘿！不吃這個主吃誰去』，事主不但多花錢，而且落個大頭好吃，此係指一般難惹訛人之茶房而言。其中亦有老誠者，遇事多代事主設想，如小門小戶之家辦事，遇一忠實可靠之茶房，無須另找辦事人，彼即可代為應付一切。

他們每到事主持候事，其中必有一人作頭目，指揮工作。茶房頭兒有一種吃空名之

方法，即遇事主辦紅白事，如某一部份明明是一二名茶房可以担任下來之事務，却設法賺戲事主或辦事人，多開上幾名人工，等實際辦事時，再臨時入下調動，亂變戲法，由這裏取巧，可以吃幾工空名錢。

他們因為傳頭不同，分成許多派，其最基本之組織，是以「俾」為單位，十人，二十人，以至四五十人不等，均可各自組織合成立「一塊牌」，凡在同「一塊牌」小組織內者，關係較親，遇事儘先幫助。

他們平日以茶樓為一聚會場所，無事時，每晨必須先到同夥熟識之茶樓上喝茶，以便彼此打對頭，接洽事項，有事則議定共去幾人，無事則各自回去，成年之光陰，周而復始，就如此混過。

此外，有一部茶房，尙兼操「吹鼓手」副業，這大概是因為他們成年侍候紅白事，常在吹鼓手吹打鬧裏過活，久而久之，受無形中之薰染，得到此種技能也。

棚舖生涯

津市棚舖業，專代人搭紅白事棚及涼棚（天棚）。本行所用之物料。有杉槁，竹竿，葦席，繩子，鉛鐵板，玻璃櫃子等。

棚價以地段大小，席之新舊，及搭設期限長短而有不同，如多用鉛鐵板，玻璃窗諸項裝飾品，賃價稍貴。事主將棚賃妥，先交一點定錢，但熟識者可免去此層手續。屆期前一二日，棚舖即派工友去搭，此係指落婚喪喜事棚而言。至搭天棚者，賃價則論季計

算，分一次或數次交清均可。至秋涼時，或將簾及竿子全部撤去，或僅將簾拆去，不卸棚架子，明年順便再換新簾。

有時棚舖應一水大生意，所備物料不敷應用，可先向事主借用賃價一部份，用以購買竿簾，及算「大帳」（津俗凡辦紅白大事，完事開銷時，謂之算大帳）時，再將借款扣下，一般小棚舖多採是種辦法，以資週轉。

又小棚舖因應活過多，物料不足用時，可向有交情之同業借用，兩家交情深，短期借用，可不給賃價，如使用期間過久，津貼修理費少許。此外，若某棚舖應一項大活，恐獨力承擔不起，可與同業中熟識者合作該項生意，是亦本行中一種互助精神，除工資外，在交活（將棚搭完，謂之交活）時，尙可向事主索取酒錢或喜錢，算作外找。

津諺：『到了三月三，搭棚的上了天』，『過了五月五，搭棚的沒有主心股兒』。由此證明，本行生意，是以夏歷三，四，五等月最旺，因此此三月內，爲搭天棚最忙時期，一年營業之好壞，純看由三月到五月情形如何而定，其餘各季，全特搭紅白事棚，維持生活。

喫紅白飯的

天津人多半是好排場，好臉面，好擺譜兒，在真有錢之家，固無論矣，就是一般中下階級人家，往往爲辦理婚喪喜壽，竟願「耗財買臉」常常是不惜典賣房產地業，或者是向各方借貸，亦要作出一番「外強中乾」的鋪張舉動，以資誇耀親友，這完全是壞在

受虛榮心的驅使，而不得不來一場窮擺講兒。

由於天津人遇到婚喪喜壽誇大鋪張，在辦紅白大事的時候，常是窮極奢侈，招搖過市，示闊親朋。因為所鋪張的局面越大，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也越大，有時因為本身的能力，實難以顧及週到，於是不得不借助於親友，邀請親友出頭襄辦一切，親友的友誼，都很深厚，彼此理應互相幫忙，這在人情上講當然是一種為大衆服務的義務，不過，天下的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在天津術裏就產生了一種「吃紅白飯的」人物。

所謂「吃紅白飯的」，就是藉着為人辦理紅白大事（紅指嫁娶作壽，白指喪葬）而希圖趁機找一點油水的人。這流人物平常也是衣冠楚楚穿戴得極整齊，而且是被一般人表面上照樣尊而敬之，三爺長，二爺短的稱道不置，因為他們吃紅白飯的……常給人辦紅白事，所以與紅白貨貨舖，以及與辦紅白事有關係的各色人等全都熟識，甚至全有勾結，彼此合謀勾串，贗混事主，要出種種不見形色的花活，以達其「經手三分肥」的企圖。

這流「吃紅白飯的」人物，最受一般指着出賃紅白貨爲生的人歡迎，常常是利用他們的介紹，多作幾次生意，存算「大帳」時可以多開銷一點，除去抹抹這一般「吃紅白飯的」咀頭以外，所得到的賃價，依然是相當可觀。我有一個朋友，在二年前經友人介紹邀請一位天津「吃紅白飯的」典型人物代爲經辦一切「常大事」事務，別的暫全不提，只是搭一座「靈棚」，便開銷了棚價一萬二千元，在二年前的物價人工，還不像現在這樣高貴，這座靈棚所開價錢之大約是有點驚人，結果，我那位朋友，因爲有錢不在乎

，馬馬虎虎，甘作大頭吃麪而已，諸如此類事，在一般吃紅白飯的人，常常是這樣狠吃。

在這高唱革新生活聲中，我們平日的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全要崇儉去奢，實行節約，不宜再有過份鋪張的豪華舉動，就以事親而論吧，『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足矣。遇辦喜壽事，亦應得過且過，適可而止，總之，『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正是在此實行革新生活目標下，辦理紅白事的原則，假如人人能實行節約，則遇辦紅白大事自不會再有從前那樣無意義的鋪張情形，而一般指『吃紅白飯』過活的人，見無利可圖，亦就消滅於無形了。

拉房繙的花言巧語

俗語說：『當中沒人事不成』凡事須有人從中代為介紹拉繙，才能使兩方面得到認為滿意的結果，關於作紹介事務拉繙的很多，現在先談一談天津市的『跑房繙』的生活。

跑房繙的，是代人買賣典貸房地的一種人，由於這般人之從中跑道說合，使買主賣主，或是典主賃主，達到成交目的。常言道：『十繙九空』，這種担当繙手事務的，却亦有其相當難處，他們須運用一種花言巧語的口才，把兩方面說得心服口服，周瑜打黃蓋願打願挨，才能達成拉繙目的。

充當『跑房繙』的，大多數全是操副業性質：在他們羣中，有的是雜貨舖掌櫃，有

的是膠皮團員，有的是……他們有一種情報網式的連絡，某處有房地典賣租賃，他們全有一篇賬詳記在心頭，彼此展轉相告，遇有買主或是願意典賃的，他們便協力進行，從中說合，在成交以後，可以得到「成三破二」的報酬。

除了應得的正當報酬以外，他們更可施展「兩頭吃」的手腕，在價錢方面，常常是少報多，或者是以多報少，反正是用盡腦汁，隱蔽兩頭兒，吃一點黑錢。

自事變以來，津市人口，逐年增加，由於供求的關係，在市區內大人滿之患，於是乎物以稀少為貴，有錢貸不到房子住，乃成爲一嚴重問題。這些操「跑房錢」業務的，大形活躍，趁機敲索，什麼「佣錢」什麼「茶水錢」，什麼「運動費」等等，巧立名目不一而足，甚致於僅僅一間房子，也要花去數十元，真是使人哭笑不得，而錢手只顧自己惟利是圖，竟想騙幾個錢用用，這種欺騙手段，誰又想到公道與良心呢？而在貸房者，爲了急於得到棲身之所，明知額外花費過多，亦不得不軟化於跑房錢之前。

用高利貸剝奪的放帳生涯

爲通融窮人之「窮」，津市有一種作「放賬生涯者」將錢借與窮人，從中得一筆息錢，質言之，有錢者借給人錢，以錢得錢，無錢者因借人之錢，得以謀生，所謂「兩盆」之辦法也。至借款之辦法，因使用之性質不同，約分：「利息錢」，「轉子」，「印子」等三種。利率之大，實足驚人，窮人因受窮神之逼迫，明知上當，亦忍痛借用，語

云：「窮吃虧，窮吃虧」者，此之謂也。爲對於放賬之情形，得一健全之觀念，故於「放賬」者，及妓女借債之辦法，亦略述於後：

所謂「利息錢」者，爲一種整借整還之借款性質，以二分息者較普通，最惡者有三分息，以及五六分息者。平常之手續：如向某人借洋百元，言明若干月後歸還，利息幾分，由借款之日起，放賬者即坐扣一月之利息，以後按月付息，至還本爲止。剝奪最甚者，按照利率，尙須扣「茶水」及「手續費」各一份。如係二分利息錢，則扣茶水及手續費各二元。茶水者，爲給與放賬家僕人之錢，如無僕人，亦照例有茶水，歸放賬人自得。手續費者，即給與介紹人之錢。以二分之利息錢論，如借洋百元，除茶水及手續費，再除去坐扣之第一月利息，實得不過九十四元而已。借款時須立字據，作爲憑証，如係四五分之高利率者，放賬人恐官府不予保障，故在字面上，只寫作二分利息，實際付息時，須按言明的四分或五分交付，習俗如此，爲一種公開秘密之辦法。

所謂「轉子」者，爲一種整借零還之借款性質，普通起碼爲五十元，或一百元，均係按月歸還。如借洋百元，言明分十個月還清，每月還十二元，或十二元五角，最苛辦法有每月還十三元者，其每月還十二元者，即爲二分轉子，還十二元五角者，即爲二分半轉子，除此類推。又所借之款，並不能得到足數，亦有所謂之茶水及手續費，其辦法與借利息錢相同。放轉子錢者，更屬狡黠，無論何等重息俱不書之字面，如分十個月還清，由借主寫存款條十個，交由放款者收執，按期憑條取款，例如三分之一百元轉子，每月應還十三元，即寫：「存某某大洋十三元，某月某日」，至借主不能如期償還時，

質諸官府，則其所借與之款，一似並無利息者，其實在每月所還之十三元內，已藏有利息三元矣。

所謂「印子」者，亦係一種整借零還性質之借款，不過數目較轉子爲少，且係按日歸還。每日由放印子者到各借印子人處取款，即俗所謂之「打印子」，每日一「打」，以打足所借之款數爲止。普通有五元印子，四元印子，二元印子等等。如借五元之印子，每日歸還五分，一百二十天還完，本利共爲六元，計算起來，借洋五元，一百二十天，須出利息一元。

以上所述之利息錢，轉子，印子等三種借款，係指普通住戶借款之辦法，利率既如是之大，有時且須有相當之保人，或抵押品。窮人雖以重利爲苦，然因一時周轉不靈，爲救窮起見，亦無可如何。其因無保人或抵押品者，雖欲借用，尙不可得，窮人受窮之難，難可知矣。「寧死別受窮」，真痛心之言也！

此外尙有一部份專「放窖賬」者，債務人限妓女，以利息錢最多，印子錢較少，利息之重大，更是驚人。至於利率之高低，恒以妓女之等級而有不同。上級妓女，身價較高，故可多借債款，債額既大，利率即能減低，下級妓女，身價較低，故不能多借債款，且放賬者，又恐此等妓女無償還本金之把握，對彼輩借款之利率，特別加大，希在短時期內，即可以收回與子母相等之利息。總而言之，等級愈高之妓女，負債之額數愈大，故等級之高下，與負債之多寡，成一正比例；等級愈高之妓女，借款之利率愈小，故利率之大小，與等級之高低，又成一反比例。

據調查所得，二等妓女借款之利率，最高四分，最低二分；上三等及一元隨便妓女借款之利率，最高六分，最低四分；下三等及六角隨便妓女借款之利率，最高九分，最低六分；四等妓女借款之利率，最高九分，最低七分五；五等妓女借款之利率，最高達十五分，最低亦為七分五。所受高利貸之壓迫，亦云苦矣！

乞丐羣的活人大戲

由於時代的推進，所謂現時的天津衛，已是躍進為一國際大都市，在市內一切的一切，無處不顯示出種種畸形現像，簡單說，有朱門酒肉臭的顯宦富紳，同時亦有飢寒凍餓的貧苦市民，所以，在此擁有近二百萬市民的大天津市圍裏，除去達官顯宦富紳巨賈，以及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者流外，尚有不少啼飢號寒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充斥在市內各層角落裏，演出種種喜怒哀歎的活人大戲。

談到乞丐，在天津市叫花子羣中，表面上雖統名之曰乞丐，但詳細而分，却亦有其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有所謂叫街花子，沿門乞討花子，沿路追逐相熟識的親朋作種種花樣的「伸托」乞討方式叫花子，有在路旁寫「告地狀」希求過往路人予以憐恤的叫花子，更有那跪在路旁哭哭泣泣叫苦連天的叫花子，站在電車站口向坐車人伸手哀求錢的叫花子，形形色色，花樣不同，而其惟一之目的，在博得同情之救援則一也。

更進一步而言，分晰市內各角落裏的乞丐，大多數的情形，固然是為飢寒所迫而不得不低頭求人援手施助，其中亦不乏因染有不良嗜好而墜落淪為乞丐的，更有一部鄉下

人，素知天津有「善地」之稱，多趁農家閒時來津，以乞討為職業，是又屬一種生面別開的特殊叫花子。

此外，又有一種叫花子，專乘年節作乞討的機會，如敲打「呱嗒呱」骨頭板的乞丐，專在舊歷新年時為最活躍時期，他們是以敲打骨頭板作乞討工具，骨頭板繫為線穗，鈴鐺等物，沿門「呱嗒呱」的敲起來極有節奏，而且在咀裏尚念有平仄押韻的流口轍，如：「新年新月過新春，花紅對子貼滿門，前門進的搖錢樹，後門進的聚寶盆，聚寶盆插金花，富貴榮花頭一家」，諸如此類的吉祥詞，順口押轍，完全是出自這般窮途歌者的創編。

在詞句中的含義，可說是充滿陞官發財的封建思想，他們就利用一般中國人希求升官發財的心理，隨機應變的大唱這一套，博得「太太」，「奶奶」之一樂，而求乞的目的於是乎達到，遇見不吃這一套的，他們有時候能夠臨時編詞，用一種又奉承又挖苦式的詞句「呱嗒呱」的唱念出來，用以洩憤，聽者對之無可如何而已。

總而言之，津市的叫花子，形形色色，為數的是不少，不僅是有碍市容觀瞻，且亦是一項社會問題，究應如何使這充斥於市內各邊落的遊丐們能逐漸減少，更進而謀求妥當安插之策，似為當前一件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應節的喫

天津衛習俗，逢年到節，各有應景的吃喝，而且是有關年節的吃喝，是出自媽

嫗纏裹。一般人多知其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也就馬馬虎虎的從俗隨時來一頓應時到節的吃喝而已。

一年四季裏，以過舊歷新年時的吃喝最繁多。像天津嫗嫗大全上所相傳下來的吃喝日程，二十六熬魚肉，二十七宰公鷄，二十八白麵發，初一的餃子初二的麵，初三的合子望家轉，一般人全要按着這個里俗所相傳下來的流口轍式食譜歌預備吃喝。

由舊年元旦起到上元燈節，在這一段落裏，統稱之爲正月節，舊正月初五，俗稱「破五」，這一天津俗照例吃餃子，謂之捏小人嘴，初八初九兩天，也是吃合子的日子，俗謂合裏加八，越過越發，合裏加九，越過越有。

十五是上元佳節，俗名燈節，這天是以吃元宵爲主，元宵就是湯圓，津市做元宵，俗謂之打元宵，十六俗名走百病的日子，在這天過去，所謂正月節的景象便漸漸消失了。

舊正二十五，俗稱：「填倉」在這一天裏津俗是以吃乾飯魚湯爲主，所謂「填倉填倉乾飯魚湯」填倉過去，便是二月初二，俗名二月二，是所謂「龍抬頭」的日子，這天是吃爛子的日子，等到二月二再過去，已是年也飛了節也跑了的時際，忙年的婦女全要恢復常態，照舊安心過日子了。

尋常的喫喝

談到吃喝，我們不是吹牛，在世界上當以我們中國的吃法大全最齊備，最講究，能

世界上居於第一位金把交椅，這是有口皆碑，爲世人所一致津津樂道的，那麼，這也是以自豪了。不過，我國地大物博，各處各樣的吃喝，恐怕是任何人也不能夠一一道出來，我更是目愧弗如。現在把空間縮到極小圈，只簡單談談天津衛的吃喝，現時的天津，已由當年一個簡單的衛衙而大之躍爲一個國際間大都市，單就在喝吃這一方面講，也是日新月異，各國各式的大菜，無不應有盡有，關於這些現在全置而不談，僅僅談一談具有天津衛風味的吃喝喝喝。

天津是一個吃喝玩樂的所在，向來是以講究吃喝喝聞名的地方除去過年吃餃子，燈節吃元宵(湯元)，以及五月節吃粽子八月節吃月餅……而外，在別的小節口，照例是有特殊的吃喝，作爲一番應景的點綴，如同：「填倉」(正月二十五)吃乾飯魚湯，津俗有句俗語：「填倉填倉乾飯魚湯」，所以每到填倉這天，家家戶戶，要以吃乾飯魚湯作應節的點綴，此外，二月二吃爛子，冬至吃餃子，臘月初八吃臘八粥等等，這全是一種有關節令的吃喝，而爲一般熟於媽媽大全的主婦們所記在心頭的。至於遇有喜慶事，是以吃「撈麵」爲主，表示慶賀大團圓意思。

天津習慣，除去早晚兩餐外，對於吃早點心，頗爲重視，也是要大吃大喝一頓，常吃的有燒餅果子，麵茶，嘎吧菜(鍋吧菜)，煎餅，果子，饅子，豆腐漿等等，種類繁多，實不勝枚舉。

除此，帶有天津衛風味的吃喝有油炸螞蚱(蝗虫)貼饅饅熬魚，天津包子，這全是各層居民的日常吃食品，貼饅饅熬魚是一種一鍋熟的辦法，既經濟省事，又香甜好吃，炸

蟬炸就是用油炸蝗蟲，炸好了以後再配加點醬醋蔥花，吃着具有那麼一種香脆味道，天津包子是有一吃一包油的特點，在北京，濟南，上海等大都市，常見有售賣天津風味包子的，為引人注意，特別大書特書「天津包子」招牌，這足證天津包子是馳名遐邇的了。

每到冬天，大白菜在天津是特別暢銷，無論是炒菜，熬湯，包餃子，全離不開白菜，成為家家必吃食品。較比珍貴的，有銀魚，紫蟹，是吃火鍋的一種美食，銀魚也可以炸着吃，極清香適口，這是天津河裏一種特產品，其他如大直沽燒酒，小劉莊蘿蔔，全是屬於享名遐邇的吃喝食品。

關於天津衛風味的吃喝，一時是說不全，掛一漏萬，只簡單的談了這一點。

炸 螞 蚱

蝗蟲在天津俗稱螞蚱，據說牠一年能卵化兩次，每一個雌性蝗蟲，一年之中能蕃殖小蝗蟲幾十萬個之多，牠為害農人之田園莊稼極烈。每逢在鬧蝗災年頭，牠們是常常遮蔽天日成羣結隊在空中飛過，及至飛到田園裏，有時候竟可將一二十畝以至百八十畝之莊稼，如高粱，玉黍蜀之類的農作物，頃刻之間，吃作一空，成為光杆。故一般農人每提及蝗蟲之為害，真有如「談虎色變」一樣。有時他們——農人——並乞靈於所謂之「螞蚱神」，多加慈悲，乞求別加害於他們的田園莊稼。以上係略述蝗蟲——螞蚱——為害田園農作物的簡單情形。

螞蟻雖爲一種害蟲，但在北方，尤其是在天津，却成爲食品之一。每當鬧螞蟻的年頭，常有人以捕賣活螞蟻爲生，他們將捕得之活螞蟻，盛在籃內，按斤出賣，津人吃螞蟻之方法，分爲用油（香油或花生油）炸或炒兩種吃法，其法先將活螞蟻之翅勝撕去，浸入鹽水內略煮一次，晒乾以後，再入油鍋內去炸，炸好，又加上點蔥花，蒜瓣，醬，醋一類的東西，更覺得特別提味。至於炒螞蟻吃的手續，大致與炸法相同，只不過變炸爲炒，較比省一點油而已。

饅首，窩頭，白米乾飯……雖然皆可以作爲吃油炸螞蟻之飯食，但總不如用烙餅捲着吃爲適切可口，故津諺有「烙餅捲螞蟻挾着吃」之一句俗話，在嗜螞蟻者，吃來頗覺有一種津津有味，其美無窮之味道，猶之乎南方人之嗜吃蠶蛹一樣。

算命與祭星

由於我國教育的不普及大多數人的知識水準低得那麼可憐，所以在這「人定勝天」，「優勝劣敗」大競爭進取的二十世紀時代，一般人依然是受了若干年傳統下來的「命運論」所薰染，崇信什麼「八字」「命運」等等說法而養成了一種聽天由命的消極念頭，所謂「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這兩句話，是深深印在一般人腦海裏。天津衛現在雖然已躍進而爲一個國際間大都市之一，可是一般市民對於這種「命運」之說依然是崇信牠，所以，爲了迎合一般人的心理，像算命的，談相的，批八字的……一流人物，是充斥在市內各角落裏，每天忙着爲人占卜吉凶禍福混飯吃，在舊年正月節裏他們這流人

物更可以活躍一陣子作一水忙碌生涯。

舊年正月節，是一般人認為新春歲首良辰，津衛習俗，一般人——尤其是婦女們——多要在正月節裏找位算命的瞎子，算算這一年的月令高低，有無貴人扶助，還有到「誠則靈」那一類的卦攤上問問本身流年怎樣，希求指示一條明路，夢想能夠達到發福生財的種種妄想。他們這流談相算命的「先生」們，鼓起他們的如簧的小嘴，憑着三寸不爛之舌，山南海北，古往今來的神聊一切，用着一種「直言無隱」，「概不奉承」的態度，談得那麼津津有味動人。

此外，津俗還有一種所謂「祭星」的辦法，據說男怕羅候星，女怕嫉妬星，爲了免除這男人所怕的羅候，女子所怕的嫉妬，這兩種不吉利的「星」，要在正月初八那天舉行「祭星」，所謂祭星的儀式，是要在正月初八這天到樂王廟裏去一趟，在「祭星簿」上登記，燒香之後，等待初八晚上把「祭星簿」焚化之後，就算完成這「祭星」儀式了。

「全人」迎運

津衛習俗，有所謂「迎運」的辦法，據一般算命的瞎先生說：一個人落生以後，要按照着落生時的節氣，規定一生大運，有所謂順運，或逆運，在人的這一生裏，五年一分運，十年一交運，按舊歷一年分爲二十四個小節氣，到了所謂交運的年頭，大概全要擇定一個相當的日子舉行「迎運」。一般算命的瞎先生們，對於這全能極熟的隨時推定

出來

在交大運年頭，這位交運者，須遵照算命先生所推定的在某月某日什麼時辰，自己在家裏找一個清靜屋子躲避躲避。不許接見閒雜人。等到過了交運時間，邀請一位具有「全人」資格的老太太舉行迎運式，這就表示從此已是轉好運了，「全人」迎運時，須預備一條紅褲，一朵紅絨花，一個蘋果，一塊福喜字點心，以及冰糖和量米用的升等等，這大概全是出自媽媽經上的，完全是取其字音相同的一種迷信的意思。所以用紅褲子的理由，是取其「金銀滿庫」，用紅絨花取其「富貴榮華」用蘋果取其「平平安安」用福喜字點心取其「福祿壽喜」用冰糖取其甜甜蜜蜜常吃甜頭。用量米升，取其「步步高陞」種種用意，全不外乎是一種取其升官發財圖個吉利的意思，由這位「全人」把這些具有吉祥意思的東西，拿到屋裏去，與那位在屋裏等待交好運的人相見之後，便算完成了這迎運儀式，這位担任迎運的「全人」她的命運。須與交運的命不犯尅才行，例如交運的命是金命，須請一位水命的「全人」，担任迎運，因為是有所謂「水能生金」之說，其餘類推，總以不犯尅為宜。

像這樣「迎運」的辦法，直到現在這個開通時代，在津市裏依然是盛行着，實在是一個毫無意識的迷信辦法，人只要是肯幹，總可以達成預期的目的，所謂努力者終得最後之報酬，這是「人定勝天」的無二法門，假如時常夢想天上能夠掉餡餅，那才是傻瓜呢！像這個「迎運」迷信舉動，的是無聊之至。

除夕之夜

「送信的臘八，要命的糖瓜，救命的餃子」，這是在天津衛每逢舊年臘月裏常常在一般人嘴裏所說出來的幾句流口轍，所謂救命的餃子，就是指舊年除夕晚上所吃的那一頓過年的餃子，因為習俗上，在舊歷年關，是一般買賣家按三節結賬一個最緊要的關頭，如果該人家錢的，假如是債還不了，債主當然是要隨時催索，可是，等到「大年三十」，已竟吃過了過年餃子，賬主仍然是債還不了，債主見到已是臨到這一年的最後的一剎那時間，也就無可奈何的認頭不再逼索，來個「明年再見吧」不了了之。賬主到了這個時候，這就不再東藏西躲的避債形同一塊石頭落了地，也就可以安心過年了，這就是所謂「救命的餃子」這句話的由來。

津俗在舊年除夕這天，家家戶戶對於忙年的準備，一切全要辦理就緒要大吃大喝一頓，神（？）前供品，完全擺好，到了夜晚焚香燒紙，舉行祀神典禮，因為這天是一個「一夜連雙歲，五更分二年」的歲尾年頭日子，家家戶戶要在「五更黑下」熬夜包餃子，以迎此新春之來臨。

在這過年的「五更黑下」，由於相沿的習俗，一般婦女們要依照媽媽經大全上的一切的一切，有許多行事作出來，什麼吃栗子棗呀，吃糖墩（糖葫蘆）呀，有許多樣的吃食，要在這夜裏吃，栗子和棗，取其早立子（棗栗子）的吉慶意思，吃糖墩的意思，也不外乎是一種迷信陋俗，而且一般婦女們，在除夕這天吃糖墩時候，還欣喜的說着「五更黑

下吃個酸棗紅，到了老不受窮」吉祥歌，這無非是在此守歲之夜希望後來常走好運罷了，在舊年除夕裏，諸如此類的媽媽經上的事是不勝枚舉的。

過舊年時候，津俗還有所謂「忌人」和「開市」的陋俗，在除夕這天，神佛前擺好供品以後，在一般舊式家庭，就實行臨時「戒嚴」，禁止親戚鄰居的婦女們進入因為是由積俗相沿，一般自愛的婦女們，到了這天也就自動的不再到親戚鄰居家裏「串門子」了，這就是所謂的「忌人」，等到「大年初三」這天，還須要舉行一番解除戒嚴令的儀式，這種解除儀式，是在初三這天，邀請一位「全人」主持「開市」，這位「全人」，是由女人担任，她須不是寡婦，而且是子女不缺有福有壽的老太太階級的人物，才夠得上這「全人」資格。這位「全人」在預先邀請以後，她在「大年初三」這天早晨，就到被請的那家裏，邀請開市的那家，早就預備好了一把柴禾把，立在門口，還預備點冰糖或其他糖類等到被請的這位「全人」到來，她嘴裏念道着吉祥話，拿着把柴禾把，接過主人預備好了的那塊甜頭（冰糖之類）喜洋洋的走進屋裏，這表示這位財神奶奶給帶財帶福來了，所謂「開市」儀式，就這樣完了，從此「解除戒嚴」，任憑親友家裏婦女隨意進門，不再「忌人」了，這「忌人」辦法，只是限於婦人女子，而男子除外，這種毫無意識的陋俗，是由於從前「重男輕女」的統思想遺傳下來的，實應該打倒。

祀神陋俗

鄙人一向是在神道教教下過活，就是直到現在，民智雖已大開，而在民間崇信神鬼

的念頭，由於傳統的關係，依然是具有極濃厚的意味，雖在大都市裏，也是如此，在天津衛裏，不僅是不能例外且有甚焉。

在我國民間，一般人所崇奉的，是抱着多神主義，所供奉的神位也不知道有多少位，就天津一地居民所供奉的神仙(?)而言，普通的不外乎是「天爺」(天地君親師)，「佛爺」，「菩薩」，「增福財神」，「關岳二聖」，「五大家」，「門神」，「灶王」各位「娘娘」……等等，此外具有單純性質的，如同木匠供奉魯班，飯館供奉易牙，各行各業，各有他們所奉祀的祖師爺，不過就一般情形看，在天津各商店裏，除去新式的商業組織外，大概是沒有不供奉增福財神和關(雲長)老爺，或是關(羽)岳(飛)二聖的。在平常日子，無論是住戶或商店，對於他們所供奉的神位，全是以極誠懇的態度，施以「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的參拜，默禱諸位神靈保佑，祈求人口平安，大發財源。逢年到節，更要預備大批紙碼香燭，擺供焚香，把祀典擴大起來。

破除迷信，雖然已是提倡有年，可是在這華北惟一大都市的天津衛，由於民間的積俗相沿，祀神陋俗，依然是破除不了，每當舊年歲尾年頭，在全市家家戶戶大忙其年的殘臘裏，各紙碼香燭店，全備有大量的祀神用品，每天由朝至暮，接待一般善男信女的購買，門前景象較平日是顯着一番特別活躍新氣象，作一筆利市三倍的生涯。

此外，與過年祀神有關的用品，如同升大紙木架，灶王龕，佛花供花，吊錢……等等神前擺設物品，除去在出售年貨的大本營宮南北大街以外，在全市各角落裏也有不少的大小商販，在那叫賣，每到舊臘廢而不廢的舊年風味，在街頭展示着是那麼濃厚。

迎歲祀神

在這依然保持神道教教風味下的天津衛居民，逢年到節，要照例舉行祀神，而在舊歷新年對於祀神盛典，是要特別擴大舉行，更因為是由於歷來的傳統「拜金」心理，大多數的居民，在腦海裏是充滿着發財慾望，爲了達成這種慾望，大概家家戶戶的居民和一般商店，在過年時節全要供奉財神（？）希望財神爺能夠助他一臂之力，滿足了他的發財夢想。津俗在舊年除夕，有許多貧窮的大人小孩，在紙碼舖買些「財神碼」按戶的去送，每到一家，嘴裏嚷着「送財神爺來啦」，請想在充滿一腦袋瓜夢想的人們，聽見這種迎合心理的吉祥話，誰肯好意思的加以謝絕把財神爺往外推走呢，所以在津市習俗上，大多數的戶主們是欣然把所送的那一份「財神碼」接受過來，給予一兩角錢的代價，這在有錢的主，固屬所費不多，而在貧寒的人們借此送財神爲題，却可得惠不少了，像這種送財神的，在除夕晚上不知要接到多少份，這就是俗所謂的送財神到家的辦法。在「大年初二」是接財神的日子，家家戶戶以及一般商店們，在這初二清晨，全要舉行接財神的隆重祀典，在舉行祀典的時候要以羊肉爲主要供品，此外並有供奉活鯉魚的。

「大年初二」接財神這天，挑水的要在這天清晨給供給平常用水的主顧家挑一挑水去，表示進財水，同時又有許多窮人們，綁些小柴禾把，按家去送，也是表示進財的意思，這項進財水的儀，並不會時就要，須過了「破五」（舊正月初五）以後，才按照所送到

家換戶去索取財錄，這又是津市貧民們借着一年「求財的一個機會。

津術的習俗，關於祭祀財神的日子，除去「大年初二」外，還有一個九月十七日，一般商店們在這兩天舉行祭祀財神爺的時候，還要由各同人高聲搖動算盤，把算盤珠搖動得響震屋瓦，在那一剎那光景裏，越發的把商人們那番講本圖利的發財心理充分的暴露出來了。

破五吃餃子

津術習俗，在舊年正月初五這天謂之「破五」，這天是一個吃餃子的日子，因為在包餃子的時候，所謂「包」就是用手一下挨一下的沿着邊捏，在「破五」這天吃餃子，是取其捏小人嘴的意思。這是在津術裏相傳的習俗之一，假如是推敲起來，實是叫人無從作一個圓滿的答案。好在一般人誰也不太認真的追求牠的出處，反正是每到了「破五」這天，美其名曰「捏小人嘴」吃頓餃子而已。

一年之計在於春，一般人在新春歲首，為希求着一年事業順利，全盼望有「貴人」來扶助，打倒「小人」破壞勢力的存在，津俗所以要在大年破五這天以吃餃子的方式取其捏小人嘴的意思，就是希望把破壞事的「小人」的嘴全捏嚴實了，把他們「小人」的嘴全封堵住了使他們無從再給人說破話，那麼對於本身所希望成功的事，不致於受到「小人」說破話的影響而歸於失敗。

此外，各住戶的婦女們，在這天還要找出舊件舊衣服來拆拆，謂之「拆小人」，總之在「破五」這天，像上述一切一切的無聊舉動，全是取其消滅破壞事的「小人」的寓意。

最後再談到的。津俗對於過舊歷新年，自舊年元旦這天起，向不輕易打發零錢（給歷歲錢等爲例外）如同對於進財水錢等項開銷全等到「破五」以後再打發。

再有關於接姑奶奶，以及各項請客事宜，代親朋辦理各項不關緊要的事情……等等，全推延到「破五」以後再辦。「過了破五再說吧」這句話在津衛裏每逢過舊年時便成了一時的口頭語了。

上元燈節

舊歷正月十五日「上元節」又叫作，「燈節」。津衛的習俗，每逢燈節，在玩的方面說，是以放花炮和逛花燈爲民間慶祝上元佳節的點綴，所謂火樹銀花的熱鬧情況，在當年天下太平，物阜民豐的津衛裏，年年是要極盡一時之盛的。

談到花炮，津衛作「花」的作坊，向以西頭永明寺一帶爲一個集中地點，他們所製做的各種各樣的「花」，大大小小，名目繁夥，有所謂花筒，砂鍋，太平花，鳳尾花，大金花，大泥花，地老鼠，三截花，金盤落地，盒子……等等，作鞭炮的作坊，是集

在蘇門外和西廣開一帶地方，所作的鞭礮，最小的礮，俗稱兩炸，大一點的礮，有麻謂大兩響小兩響，兩響俗名二提角等等。在從前的時候，津衛裏的一般富有之家子弟，爲了爭奇鬥勝，互相誇耀豪華，放什麼樣的花，放什麼樣的砲，無不在勾心鬥角的展開了大放花炮運動，有需用就有供給所以從前的花炮作坊，在燈節期間，全可以大大作一筆利市三倍的生涯，以後因爲這放花和放炮的玩鬧舉動，既屬無味的消耗，又於地面治安有影響，不時的被禁止燃放，於是這花炮作坊生意，每況愈下，形成一落千丈之勢，我們本着自肅自勵精神實行革新生活的立場，像這種燃放花炮的玩鬧舉動，實是一種無味的浪費。再談到花燈方面，過燈節時候，在津衛裏，與放花炮相呼應的玩鬧舉動，是講究逛花燈，有所謂大鬧花燈的盛事，燈的作法，有紙的，絹的，紗的，玻璃的，紙糊的和用玻璃製的各種花燈，多半是出自津衛「本地造」在形式方面，普通流行式的有金魚，花籃，以及種種的飛蟲，近年來更有隨時代的進展，新創製出飛機式樣的燈，至紗燈和絹燈的製作，全是仿自北京的京式花燈，在製作及所繪的花樣上，全較比有一種特別華貴意味像這類燈在售價方面是較比昂貴一點，津市賣花燈的地點，除宮南北，北門臉，南門臉等地帶，法租界的勸業場，天祥等市場裏，也是售賣花燈的集中地，在這燈節期間，他們的生意，全有一番活躍的新氣象。

無論是玩花炮，或是燃放花炮，完全是錢有閒的人們在過燈節時候一種誇富逞豪的玩鬧舉動，窮人們只於是站在看熱鬧的地位欣賞欣賞而已，記得草齋詩集上載有邑賢周自邴景洛先生的踏燈詞：「上元燈光富豪誇，士女聲喧競麗華，誰解無私一片月，也

會隨我到貧家」，這是當年這位周先生在過燈節時仰望着當空的皓月，情不自禁的發出了這樣感慨語，是不啻為一般貧苦之家過燈節寫照了。

每逢燈節，津衛的男女小孩們，常是三五成羣的在晚間打着各種各樣的花燈籠。沿着大街小巷，來來往往相互引以為樂，而且還同聲的唱着；「手打着燈籠都出來，不打燈籠抱小孩……」這樣的童歌，每逢耳邊聽到這樣的歌聲，就令人回憶起來孩童時代，青春難再，駐顏無術，令人不禁生有百歲光陰一剎那，人生那得幾時歡之感了。

燈節逛燈

舊歷正月十五俗稱「燈節」又名「上元節」，更因為過這個節是以吃元宵（湯元）為主要的點綴，所以又叫作元宵節」。這個燈節是過完了春節後第一個大節。

每屆燈節，津俗向以相互贈送「花燈」「元宵」為禮尚往來的酬應品。所以在春節一過燈節到來之前，津市製賣花燈的和點心舖做元宵的工作，總要大忙特忙一陣子。

津俗由舊正月初一（春節）起直到燈節為止，在這半個月之內，統名之曰「正月節」期間。舊正十四到十六日這三天是「燈節」最熱鬧的日子。在當年有各種「龍燈」，「獅子」，「中樑」，「高蹺」。「法鼓」……等勝會時候，在十四到十六這三天以內要一齊出動，沿街競賽，作出一番慶祝上元佳節的點綴。

上元節既是又叫作燈節，津衛習俗，每逢燈節，家家戶戶要張燈結彩，而且還有「逛燈」的盛舉，在從前津衛商業繁華中心地點，是在估衣街，鍋店街一帶。每屆燈節期

門，所謂「逛燈」的地點一般居民也就以估衣街那一帶地方爲目標，各大小商店到了燈節時候，全預備種種樣的花燈，彼此爭奇鬥勝的懸掛在門前或窗口，五顏六色，燈火輝煌的盛況是極盡一時之大觀。「逛燈」的紅男綠女，老老少少，擁擠於途，水洩不通，真有排山倒海之盛。這是就我所知道的回憶以前的簡單情況。

到了現在，津衛商業的中心地點，轉移到梨棧一帶，估衣街和鍋店街的繁華，已是失去了牠的黃金時代，而且由於物質文明的進步，像虹霓燈等類的新燈彩，日新月異的展示在一般商店門前，原有的古香古色舊型燈彩，和她兩相比較，就未免有相形見絀之勢了。在近些年來的津衛，每逢到了這燈節良辰，「到估衣街逛燈去！」已形成有名無實徒與不勝今昔之感而已。

上元節供奉刺蝟老鼠

舊正十五日叫作。「上元節」津俗過「上元節」，照例是從十四到十六這三天，家家戶戶，懸燈結彩，爲這新春展開後的「燈節」良辰作一番應景的點綴。

津俗過舊年（春節）在所供奉的神佛面前，主要的供品是，「花糕」，饅頭，等到過「上元節」時候，除吃「元宵」爲應景的點綴外，主要的供品是上刺蝟，老鼠，這兩種東西也是由各蒸食舖製售，是用麵粉做照刺蝟和老鼠形狀做成的，在上面還點着元寶。

在舊正十四這天，就要把刺蝟和老鼠供奉神佛面前，上供的時候還有一個細講究，就是在初供上的時候，要把這刺蝟和老鼠的前臉朝外，等到燒香參拜以後，就要把

那刺繡和老鼠的胸臉掉轉朝裏了。這是表示刺繡老鼠已經把金銀元寶給駭回家來了，這完全出自媽媽經上的一種財迷夢想，世間那有這種「飛來福」的事情？當作津衛民俗的一種而已。舊正十六日，俗名「走百病」，所謂「走百病」的習俗，由來已久，相傳在十六這天，應尋覓一個有橋地方，三五成羣的相率以過，謂之「度危」，所以「走百病」又叫作「走橋」。津衛習俗在舊正十六日，是婦女活躍的一天，全要出外「串串門子」，相互到各親朋處閒坐閒坐，據說能夠消除疾病，這就是所謂「走百病」的習俗。

原來在津衛裏的一般老根舊底大宅門的婦女們，一向是講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規規矩矩的深藏在家裏，就是有時候到親友家裏「出門」，也是車來轎去，輕易不肯隨便的出現在街上，當年一般婦女，尤其是青年的婦女們，受了多年沿傳下來的舊禮教所束縛，是處處不能像男子般那樣自由行動。所謂舊正十六這天，要巧立一個名目，叫作「走百病」的日子，是一般婦女藉題發揮的一個公開解放日子而已。

時至今日，民智大開，潮流日趨「摩登」，一般時髦婦女，無論是千金小姐，或者是小家碧玉們日夜可以出入各娛樂場所，或是在馬路上遊逛。早已是打破「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舊俗，衝開舊禮教束縛圈，不像從前那樣受拘束了，所以這婦女界一年一度正月十六的「走百病」日子，在今日津衛裏已不像從前那樣為一般婦女所重視，當作一種習俗講罷了。

供刺蝟老鼠的來歷

津俗，每逢舊年正月十五日（燈節），要在佛前上麵蒸的刺蝟老鼠，究竟爲什麼要上這種供品，一般人多知其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的理由。據老人談：當初天津海光寺香火極盛，每年必定要用一桌素菜上供。某年，有一位信士大弟子，在燈節裏到海光寺燒香求順，並且在佛前必敬必戒的上了一些供果，不料想在一夜的工夫，這些供果竟全然不翼而飛了，這位信士弟子，在悶悶之餘，當向該寺住持人探問所以，住持亦不明究竟，雙方不免因此發生爭議，寺中住持以爲此事鬧得太離奇，他爲表明坦白無私的心跡，便在夜間於佛前燒香念咒，訴說訴說他滿腹冤枉。等到轉天天亮，在佛前兩邊蠟台上，忽然發現了一個刺蝟，和一個老鼠，好像是負荆請罪似的死在蠟台上面。事到這般情形，大家斷定那佛前供果一定是被那刺蝟老鼠吃去了。那天恰巧是在正月十五燈節，一般人認爲這是老佛爺有靈，於是乎家家戶戶，每屆舊正十五日要用麵蒸製刺蝟老鼠作爲上供的點綴品了。據說這就是所以上刺蝟老鼠的理由，究竟可靠不可靠，誰也不能確定，當作一件有關津門的神話聽罷了。

填倉節

舊歷正月二十五日，俗名「填倉」節，「填倉填倉，乾飯魚湯」。這是在津衛裏，每逢到了「填倉」這天照例要吃的一頓應時到節的飯食。所謂「填倉」，是農村裏流行的習

俗，天津衛現時雖已躍進爲一個國際大都市，所沿傳下來的這種「填倉」風俗，每到舊正二十五這天，依然是在一般老根舊戶的住家裏有點表示。舊正二十五是填倉節日，津衛習俗，在正月二十四晚上，各住戶全要在院內和屋裏，用白粉子在地上畫上幾個小圈，並在圈口畫成一個小梯子形狀，這個小白粉圈，表示是一個囤，在圈口畫一個小梯子，是表示用梯子步步登高走上囤口，好向囤裏面倒糧食，這是畫白粉圈的意義。在所畫好了的粉圈裏面，要存上一點米豆等雜糧，另外再把過舊歷新年時所掛的「吊錢」撕下來，在從前是用「吊錢」包些洋錢，銅元，或是銅錢，壓在上面，希望着過個物阜年豐的年頭，完全是一種農村風味，在都市裏似已不怎樣感覺有什麼意味了。

這裏又聯帶談到一段神話，據津衛一般婦女談，在「填倉」這天是老鼠娶媳婦的日子，據說在舊正二十四夜裏，是老鼠娶親的好日子，在這天晚上家家戶戶全要早早睡覺，不可以驚動了老鼠娶親，完全是一個神話，究不知是何所據而云然的。至於在「填倉」這天要吃乾飯魚湯的意思，犒勞犒勞家裏所養的貓，因爲「填倉」夜裏已是打好了藏糧食的囤，恐怕這天黑下老鼠娶親，在那囤旁經過，損壞糧食，必須要用貓看守防護一切，爲了犒勞貓的出力，所以在「填倉」這天要吃乾飯魚湯，好用那殘湯剩飯犒勞犒勞貓，這是一項毫無意識的舉動，只不過是當作人云亦云的相傳的神話聽而已。

還有，在「填倉」這天，津衛一般婦女，多半是門門紙牌玩一天，不動針線活，據說恐怕是用針扎壞了倉官兒眼，這又是津衛裏一個「媽媽例」罷了。

二月二龍抬頭

津衛習俗，由舊年春節起直至燈節止，在這所謂「正月節」期間裏，窮的富的，真有的，假有錢的，總要吃吃喝喝，玩玩樂樂，熱鬧一陣子。燈節而後，舊歷新年風味，便形成了殘燈末席樣子，逐漸冷落下去，等到過了正月二十五的「填倉」，二月初二的「二月二」，由於這一個正月已是完全過去，所謂舊年「年」的景象至此算是徹底消逝了。

舊歷二月初二，俗名「二月二」是一個所謂「龍抬頭」日子。在這一天，津俗是以吃爛子爲應景的點綴。爛子，是用一種粉澱子熬成的，形成了一種凍子那樣東西。把牠切成像「刀削麵」一塊一塊的，倒在鍋裏，用香油煎炒把煎好了的爛子，加入些鹽面，蔥醬，蝦醬油，愛吃蒜的再加入點搗好了的蒜，又鹹，又辣，吃着是有着那麼一番美的味道。

這是在津衛裏關於「二月二」應景的吃，除去吃以外，津俗家家戶戶，在「二月二」這天清晨，要舉行引龍儀式，就是用小灰或黃土，由家裏連續的引展到河邊，然後再引回家來，如是往返各引龍一條。這是表示把懶龍引出去，把勤龍引回來，據迷信相傳「龍能治水」，這種引龍意思，大概是希望勤龍努力工作，好好來幾場普降的甘霖，無非是期待着年頭好，收成多的一種意思，不過時至今日，這種引龍舉動，在「二月二」這天已不多見了。還有，每逢「二月二龍抬頭」這天津衛裏的一般婦女，還有些驅除毒蟲的媽媽例，在她們嘴裏還念着什麼：「二月二龍抬頭，蠍子蜈蚣不露頭」，「二月二敲炕沿，蠍子蜈蚣不露面」一類流口轍式的歌詞，據說這樣可以免去蠍子蜈蚣的產生爲害於

人，照例的是一樁無聊舉動罷了。

又因在『二月二』這天，是一個所謂『龍抬頭』的日子，所以在這一天又是一個剃頭或理髮的日子，至於在一般吃飽了不餓的老娘們堆裏，在這一天全要以鬥紙牌消遣或是遊逛一天玩玩，來一天『官工』，照例不做針線活，據說在這天不做針線活的理由，是恐怕扎壞了『龍眼』這與『填倉』那天不做針線活是恐怕扎壞了『倉官』的眼，是有着異曲同工的妙趣，這不外乎是一般婦女巧立名目，藉題發揮的脫懶貪玩而已。

重陽節攢斗

農曆九月初九日，為重陽節，俗稱九月九，在這一天講究登樓或登閣，謂之『登高』，在吃的方面，這天是以吃甃用江米或黃米做成的帶棗黏糕為應景點綴，糕高同音，在九月九登高之日吃黏糕，取其步步登高之意也。津俗每逢九月九，除去登高，吃黏糕而外，還有一種『攢斗』的盛舉。攢斗亦謂拜斗，據說九月九這天，是『斗姆元君』壽誕之期，所以每屆此日，津市各廟裏全有一番極熱鬧的點綴，最隆重的表示就是『攢斗』。所謂『攢斗』，就是把許多捐信香，堆壘起來，擺成一座下大上小塔形的香山，這就叫作斗，舊俗相沿，由夏曆九月初一日起，一般男女信士弟子們，就忙着到各廟宇裏送香，每家一封（每五股香謂之一封）二封不等，在所買好的香上，寫上信士弟子某某某，敬送香幾股，下邊再把自己住址寫上，這就表示把『心願』了完。由初一直到初八晚上，各廟裏把各信士弟子所送到的願香，依次堆積起來，成爲一個塔形，等到初九清

晨。便從這座香塔頂上點起，一直燃燒到夜裏為止，所以每逢重陽節這天，津市的玉皇閣，娘娘宮，水月菴，以及河北關上的王三奶奶廟等處，全有很興盛的香火，由各廟裏的斗社，主持這『攢斗』的盛舉。此外，一般佛門信徒，在這一天全要吃齋茹素，俗謂之吃『北斗齋』。

臘八節

由於民間的積俗相沿，每逢膏臘，舊年風味就逐漸在津市街頭展開了。舊年的第一砲，是臘八節，陰歷臘月初八日俗稱『臘八』，按臘八本為佛教中事，後民間亦沿用為節日，迄今不衰，據吳自牧夢梁錄所載：『十二月八日，寺院謂之臘八，各寺俱設五味粥，名曰臘八粥』直到現在每逢臘八節日，仍然是以吃臘八粥亦名『佛粥』作為一種應景的點綴。

天津有句俗話：『大嫂大嫂你別鏡，過了臘八就是年』，臘八是過舊歷年的第一個緊要日子口，所謂『送信的臘八』，便是指此而言，就是一到了臘八，離着舊年日子已近，忙年的人們更要加緊的忙碌起來了。

臘八節是一個結緣日子，津俗每逢此日，家家戶戶要買些種種樣樣的臘八米，熬成臘八粥，彼此饋贈，作為一種相互結緣的意思。有些善男信女們，爲了普結善緣，每逢到了臘八這天，全要施捨點結緣豆，在這一天清晨起有許多大人孩子，三五成羣的東奔西跑，而且嘴裏嚷着：『緣咧！緣咧！』爭相接取結緣豆據說吃了這種結緣豆。可以免

災去病，普結善緣，這種風俗，在天津直到如今依然是相習成風。

天津的理門公所很多，在臘八這天，是各理門公所「擺齋」的日子，所謂「擺齋」，就是由理門公所當家的老師傅，東邀各本門弟子，到臘八這天，齊集公所聚餐一頓素食，餐費是要由大家公攤，有願特別施助的亦極表歡迎。

糖瓜祭灶

「臘八」與「祭竈」，是舊年前的兩個小節，「糖瓜祭竈」，新年來到，閨女要采花，小子要個炮，這是在天津衛裏每到舊臘常常聽到一般婦孺所念道出來的。由這可以知道，過了「祭竈」，緊接着就要大過新年了。所謂「祭灶」，是祭祀灶王爺的日子，「灶王」又稱「灶君」，據說他是專司人間烟火的一位神（？），在天津衛裏的家家戶戶除去少數具有特殊情形的以外，全要供奉「灶王」，奉為「一家之主」，希求他能夠「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在尋常日子要虔誠的早晚燒香，等到舊年的臘月二十三這天，還要舉行一番送灶王爺上天的祭典，這就是所謂的「祭灶」。雖隱有送灶王詩「一盞清茶一縷烟，灶君皇帝上青天」這「祭灶」盛典，迄今依然盛行於民間。

在天津有「男不圓月，女不祭灶」之說，所以這「祭灶」盛典是要由男子主祭。「祭灶」的供品，是以「糖瓜」為主，此外還預備些草料，是供給灶王上天喂馬用的。「祭灶」典禮是在晚間，在舉行時候，把一切供品擺好，主祭者焚香叩拜，同時要把供奉一年的「灶王爺」焚化，是表示灶王升天意思，等到新年再重換一個新「灶王爺」，表示

灶王已在上天交代完畢公事，又已重臨人間。

按里俗所傳說崇奉灶王的由來，據說是灶神按時記錄人間功過，有上白於天的權威，所以家家戶戶必敬必恭的奉祀他，等到舊臘二十三「祭灶」這天，要預備「糖瓜」上供，這不外乎是民間一種取媚於灶的無聊舉動，用這種抹抹嘴頭的辦法，希求灶王能夠替他在上天好話多說，壞事不提，來個隱其惡而揚其善的手腕這純是民間的一種陋俗相沿的無聊舉動，請想，我們既無愧於心，又何必作此無聊舉動，取媚灶王呢？

過年貼春聯

說來也真奇怪，文人與窮好像是結有不解良緣，所以「文貧」二字，就成了一個歷久不變的名詞。姑僅就天津一市而談吧一般沒有相當職業的窮儒寒士們，爲了希求謀得一點點餬口之資，乃不得不就其所能的一技之長，作些舌墨筆耕生涯這般窮儒寒士們，在平常有的是擺個卦攤，給人算命談相有的是在郵政局門前代替一般不能親自動筆的寫封書信得點代價，聊供餬口之資而已。

舊年歲尾，有一般寒士們，又可過一陣書春生活，就是寫點「春聯」賣賣，「春聯」又稱「春對」，就是過舊歷新年家家戶戶所貼的紅紙對子，按我國民間由於多年來的積俗相俗每逢舊年除夕，家家戶戶均用紅紙，書寫吉祥字樣的聯語，貼在門戶牆壁之上，俗名之曰「春聯」，或稱「春對」。至於春聯名詞的起源，當係本於桃符板。後蜀主孟昶曾有題句桃符板事，代板以紙，這就是「春聯」。據陳雲瞻的簪雲樓雜話所載：

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幅。又據列朝詩集，明太祖曾賜陶安門帖云：『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據此，則春聯或係起源於明太祖時候了。

每逢舊臘，在天津出賣『春聯』的集中地點，是以分佈在宮南北大街，北門外，南

門外等三處地方佔多數，在市內其他角落，雖然也有，但是為數不多。他們所預備的春聯，有『門心』『樞對』，『斗方』，『福』字，以及各種商店聯語，神仙對子等等，所書寫的詞句，全不外乎是些帶有吉慶意味的，而且多半是充滿升官發財的意味，拜金主義的色彩是極其濃厚。

在這聯行革新生活努力完遂與亞建國偉大目的之日，我們爲了激勵一般人實行除舊佈新的革新生活。和激發愛國家愛東亞的意志，正可利用家家戶戶在春節貼『春聯』的機會把『春聯』的聯語全要採用革新警惕的字句，對於那些原有已失去時代性的陳腐老詞，似有革而不用之必要。

雜霸地形形色

在天津衛這個地方，現爲華北一大商埠，寓客僑民，華洋雜處社會上各方面，無一處不顯示着形形色色之大觀，就以娛樂場所而言，有十足貴族化的影戲院，雜耍場，跳舞廳，亦有平民化的吃，喝，玩樂的享樂所在，這些平民娛樂場所，是分佈在三不管，烏市，謙德莊……等等地方。

提起「三不管」，是天津市裏一個馳名遐邇地方，那裏有說書的，唱戲的。說相聲的，賣藝的，算卦的，賣吃的喝的等一流江湖玩藝。牠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的情況，就猶之乎北京的「天橋」一斑。

烏市，是在河北大胡同以西，與侯家后相連，在那塊地方，本是一條廢河，當初只有少數賣鳥的，賣蝸蝓，蠟燭的，故名之曰「烏市」，不過，時至今日，由於日趨繁華，已不是一個單純的「烏市」已變為一個小型「三不管」了。

謙德莊位於三義莊南頭，亦屬一小型「三不管」地帶，論地區面積，牠是介於三不管與烏市之間，牠是小於三不管，而大於烏市。

在上述這類平民化娛樂區地帶，可說是藏龍臥虎，包羅萬象，有落魄的寒士書生亦有混混式的惡霸，是一個俗所謂的「雜霸地」地方，是為一般大人，先生者流所不願涉足其間的地方，但是，我們要是偶爾能到那些地方流連一番，亦可以欣賞出許多意想不到的平民生活樂趣，這就如同每天吃燕菜席，偶爾吃一頓窩窩頭鹹菜一樣的一種說不出的飽嘗異味與致，倒也倍覺有味呢。

在那些地方裏，具有同一現象的，就是全有說充滿「春」意相聲和出賃小人書的，因為在那裏相聲棚子裏說相聲的，完全是些「搵地」玩藝，他們為叮迎合一般低級趣味，在所說的相聲裏，每段是以描述兩性間之如此如彼，藉作博得聽衆之一樂，而達其按段「斂錢」的目的，敗俗傷風莫此為甚。

在那些出賃「小人書」的，所預備的十之八九是含有妖魔鬼怪意味的小人書，一般

大人小孩，常是圍坐在那裏似乎是極入神的流覽，那麼在那些「小人書」裏是具有引人入勝的魔力，顯然可知，則其所得到的反響是如何？自然是不問可知。

爲了維持社會上的風紀，以及補助社會教育之推進，希望注重社會問題，以及社會教育改良者，對於這類「雜霸地」圈裏的說相聲的，和出賃小人書的，是有親臨觀察而謀有以改良之策的必要，

脂粉地獄

談到犧牲色相操皮肉生涯的妓女，在表面上看，她們打扮得如花似玉的妖艷姿態，而在她們骨子裏大概是沒有不蘊蓄着滿腹說不出的悲哀，度着被一般人當作玩物與壓迫的非人生活天津既爲五方雜處地方，爲應實際上的需要，出賣靈魂的人肉市場，本『有需要就有供給』之原則，在數量上是相當普遍，而且質的方面，更是三六九等，種類繁多不勝枚舉。

在從前天津衛的商業重心，是在河北侯家后及南市一帶，所以妓戶的分佈，亦以各該處地帶爲最繁盛，我生也晚，當年天津娼寮情況是怎麼樣，不得而知，據老于此道者談，在天津的娼寮，在從前除了一個老天順班算作頭等外，其他所謂某某班，某某書寓等，全是二等性質，就算是最講究的冶遊場所，如南市的慶雲後，權樂翠英後，興亞一區的同慶後，裕德里等等地帶，完全是二等班分佈區域，當年全有一番極盡酒綠燈紅的豪華氣象，而今已矣！

其他在南市的丹桂後是所謂「中地階」三等地方。侯家后，謙德莊，南市的翠柏村河北羅貝地，西頭的三角地，橫街子，西南城角的趙家窩……等一帶地方，現為四五等妓戶集中區，她們所接待的客人，以勞動界「小打扮」者流為多，亦就是常常為了爭風吃醋，而演成種種花樣全武行大開打的桃色流血慘劇的「是非地」。她們的等級越低，所過的人間地獄般的生活越苦，那種倚門賣笑，裝哭假樂的苦不堪言情狀，有非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在七八年前，與亞一區的盛德里曾設有一種「二等半」制度妓戶，名稱叫「班」或是「書寓」，而不叫作「堂」（二等叫作堂），在「茶園」及「住局」的價錢，是介於二等與三等之間，所以俗稱為「二等半」營業曾一度興盛，現已完全他遷。

由於歷次時局之變動，妓女多遷於與亞三區內各旅館，在近十年以來，「旅館小姐」的數目是與年俱增，就如現在的「世界」，「巴黎」，「惠中」，「交通」，「國民」，「北辰」，「孚中」等等，莫不有妓女充斥其間，他如長發棧，大安棧等一流小客棧更為較低級妓女充斥之處，她們為了拉攏生意，招引遊客，每晚直到夜深，常出人於客棧門前，實行「拉夫」式的勾引，用着她們的殘敗的肉體，供給人們取興，所為得幾個錢吃，飯情況更慘了！

落子館是冶遊介紹所

談到落子館（坤書館）在天津衛裏是一種特殊性質娛樂場所，牠的性質以及內部組織情形，是與一般戲院，電影院，雜耍場……等等不同。

到那裏賣唱的，完全是妓女。俗所謂「唱手」，由此可以談到津門的一百滄桑小史，在從前南市繁華重心，是在南市與侯家后等處，南市即俗所謂之「三不管」一帶，從前南市一帶，妓院林立，盛極一時，有所謂「慶雲」，「權樂」，「羣英」，「華林」，「中華」，「同慶」諸部，每部各設有坤書館一處作為該部所屬各妓戶的妓女登台歌唱地方，嗣因時代的變遷，南市一帶娼寮區，滄海桑田，變化殊多，而原有的各部所屬的坤書館，迄今碩果僅存者，只有中華坤書館一處，此外還有一個變相式的大觀園羣芳大會。

「唱手」上台歌唱，她們的目的，並不在乎是拿「包銀」，而是藉機上台賣俏，打扮得如花似玉的模樣，上台去，四下顧盼，邊唱邊笑，以資引逗得台下顧客之魂迷神往，作為「掛客」的手腕，國主就利用她們這種心理，邀約她們登台，既無所謂「戲份」，又無「包銀」，只於是備車接送，是或對於較為紅紫的「唱手」們，逢年到節，贈以相當的饋送而已。

在顧客者的心理，凡是到落子館去的，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別有懷抱希求而去，或者是為「捧人兒」！或者是想在那台上賽美大會裏挑尋一個所喜愛的對象然後再按圖索

驢式方法造往她的香鼻去挑選，天津落子館的性質是如此，所以在那裏可謂是一個妓女賣人頭的賽美大會，又可以說是一個冶遊紹介所，

那裏各「唱手」所唱的玩藝，不外是些段大鼓，皮黃，時調梆子，蕩調等雜曲。在大軸殿以彩唱京戲，或是評戲，搬演者亦全是由各唱手担任，在從前落子館的生涯是極盡一時之盛，如今年頭妓女們出賣靈肉已不似從前之得意，落子館的情形，當然要隨之而冷落。

落子館是天津一種特殊娛樂場所，在那裏欣賞歌曲者，除去妓女外，完全是男性顧客，在充滿着色情狂熱情緒下，各人愛其所愛的去盡情逍遙自在。領略南朝金粉，北地胭脂的玉暖珠香風味，飽聆着清音雅韻可以說是一個黑暗廟之所在，完全是一種色情狂式享樂，正是：

「好景目中收，觀不盡麝月祥雲，鶯歌燕舞。

春風懷內抱，領略些溫香軟玉，桂馥蘭芬。」

這是我在中華坤書館，看見台口所懸掛的一副聯語，將那裏風光描寫無遺，未悉出自那位騷人墨客之妙筆，附錄於此，聊作本文之結尾。

紙醉金迷的舞場

在天津市圈裏，關於游藝場所，除去一般的影戲院，雜耍場等而外，跳舞場的數目，也是相當可觀，就現存的舞場而言，計有永安，仙樂，惠中，百樂門，小總會，聖安

娜等跳舞場。

跳舞場是與一般遊藝所情形不同，牠有牠的特殊風味，在那裏面完全是表現着一種金迷紙醉的氣氛。而且是一種『是非地』，往往因為舞客間為追逐舞女而演成種種大打出手的流血慘劇，甚至演成姦情出命案的不幸事件。

天津的舞場，在數目上雖不算少，可是真為跳舞而舞的舞客們却不見得怎樣多老是在那部份人輪流在各舞場裏轉，所以，各舞場在表面上看雖極盡其豪華設施爭奇鬥勝，在骨子裏却各有其外強中乾的苦衷。因為如此，他們常常搬演些千奇百怪的新噱頭，打動一般舞客的心絃，用以引人入勝，像這樣採用種種新花樣，畸形的發展，已是失去舞場的正當營業之道了。

在這些舞場裏，就我們所常見的情形，除去一部份花錢的舞客外，尙充斥着許多別有希圖的人們在那裏頭活躍着。他們這流人物，是成夜的在舞場裏「泡」，喝茶，跳舞，處處「揩油」，舞場主人和貨腰女郎，對於他們是無可奈何，「認」而已矣。

這些「揩油」者流，他們泡在舞場裏，是懷有目的的，不外是些說媒拉繆式的鬼鬼祟祟的行動。

我們在更生新中國旗幟下，為達成建設我們新中國的目的，我們各個人所肩負的責任是如何的重大？應當要怎樣達成我們建國興亞的偉大目標？可是，回轉身來看看天津這些舞場裏，是無一處不充滿頹乎其唐的現象，最令人發生啼笑皆非之感者，就是有些表面高唱革新生活，自肅自勵的大人先生者流，却也不時的光顧其間，他們的言行如此

這般的不一致，還談什麼領導？

女招待

所謂『女招待』職務，本是婦女職業之一種，固未可厚非，惟自創始以來，流弊日多，每況愈下，直到現在所謂女招待也者，已成爲娼妓一個代名詞，反響太多，這大概是女招待的始作俑者所未料到的吧？

津市是一個工商大碼頭，自女招待傳到這裏來，數目以及分布方面，已是日見增多擴大起來，積二十多年來的經過，感覺到是有許多妨害社會，影響教育，破壞治安……種種樣樣桃色事件出在她們——女招待——這羣圈裏，這的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按現在女招待在津市分佈的狀況而論，約分爲飯館，茶社，球房，戲院，電影院等處。

有些個中下級的飯館，以僱用女招待作爲號召顧客的工具，爲引人注意，並有在門口大書『女子招待』的字樣。到這類飯館吃飯的人大多數是抱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態度，在那裏打一次又吃又玩的『茶園』，所謂『吃女招待去』便是一部份色情狂的食客們所喜歡的調劑。

茶社裏的女招待，她們招待顧客方法，是更近乎『茶園』了。我知道有一個茶社，開有若干小單間，遇有茶客來到，由女招待們沏茶，打手巾把，把瓜子糖果擺上好幾碟，於是出出進進，殷勤招待，等到相熟識了以後，打情罵俏的無事不可作出來了。

球房的女招待，全分佈在幾家台球社裏，她們全練有一手好球技，陪伴着客人很寫意的打台球，或是乒乓球。

戲院和電影院裏的女招待，是專管一杯一杯的賣茶，並不是津市影戲院全有女招待，她們分布的地點，是在幾家低級趣味的影戲院，她們在影戲院裏服務，是隸屬於影戲的茶點部，是受着茶點部主持者的剝削，有一種說不出的苦味，最令人不諱的，有幾家僱用女招待的影戲院，明明是「茶資已歸票價代收」，可是院子裏的女招待們，照樣是說索小費。而且她們是常常在坐滿了人的一排挨一排的椅子中間往來穿梭，打扮得那麼花枝招展香氣撲人的在一般「過來人」固然是滿不在乎，但是，遇到意志不堅，血氣未定的青年學子們，乍感觸到這樣「騰梳毛」式的吸引，就不免有烈火煎柴的感覺，結果，戕害青年的身心，是如此之大？那種反響就不可思議了。

總之，女招待在天津，十之八九是以兼操副業謀生，也是過着一種艱難色相皮肉的生涯，同時她們充斥在市內各角落裏，是與社會，教育，治安各方面，全造成了許多不堪設想的反響，在這勵行「嚴舞」，「肅娼」運動聲中，爲了要澈底肅清津市淫糜的風氣，對於這女招待的存在似爲一急待商討的問題。

天津衛的戲迷

天津雖非國劇（舊劇）發源地，但是因爲相習成風由愛好而研究的人，已是一天比一天增多起來，直有現在這樣昌盛的情形。成爲一種極時髦的陶冶情緒的娛樂。

因為天津觀眾對於國劇藝術，已有一番進一步的研求，認識，眼界當然隨之而高，凡是有名的角色來津出演，只要是角色齊整，戲碼硬實，任何昂貴的戲價，也有人去聽聽看看，照樣可以賣個「滿堂」。

同時，在現在的天津戲迷們，欣賞劇藝的能力，眼光已是特利的高，坐在台下對於台上的演員，每有公正的表示，就是對於唱作得好的角色，報以熱烈的正好或是鼓掌，反過來說對於那些唱作欠妥或是出了大錯的，亦就不客氣的予以起哄式的倒好，而且由於衛裏人的一腔滿不在乎的熱氣，越是對名角，越有一番不客氣的對付勁兒，譚富英因「科小番」未邊上去，及「八月十五月光明」未能拔高唱，馬連良因演「斷臂」綁錯了胳膊，以及張君秋因演「別姬」而走錯場子，前前後後，全得到起哄的倒好，使演者優在台上引為是一件無可奈何的憾事。

觀眾對於台上演員演出失當，報以倒彩，是一種最好的制裁方法，使伶人在台上知所警惕知所改進，像衛裏的戲迷們，近年來養成了這種不客氣的制裁伶人風氣，實足使一般伶人尤其是所謂名伶們，感覺頭疼，望而生畏，認為天津這個碼頭，不同於跑普通外碼頭，假如在演出上稍有失態的地方，馬上就得到相當的「通！」聲，所以他或她們全不得不小心演唱，這是天津觀眾近來一種公正制裁勝利的表現！

李萬春最近曾在天津北洋戲院出演，差不多有兩個月之久，經過這樣長時期，他把天津觀眾認識的太清楚，他曾對人這樣說：

「現在的天津觀眾，是與從前不同了，現在到天津來唱戲，絕不能夠馬虎從事，必須有真玩藝才行，一般看戲的，好像全是拿着秤在那斤斤較量，假如是角不齊，戲碼軟，成績絕不會好，因為現在的天津觀眾程度提高了，事實上實難馬虎對付，更有叫我佩服的，就是天津觀眾看戲眼光，叫人佩服，就以我所演出的戲而論，貼「鐵公鷄」及猴戲一流所謂新型開打戲，是一種看法，等到我再貼演「寧武關」悲壯史劇，天津觀眾，居然又換上一副眼光來看待，這種「識貨」的精神，的是令人佩服，今後我對於天津觀眾的欣賞力，是拜服了，」這是李萬春的一番言發於衷的良心話，可見現在衛裏的觀眾，是不可輕視了。

前面所提出的是我們天津觀眾聽戲程度進步的好點，但不能一點壞習氣沒有，我所感覺不快的，就是在一般觀眾裏，仍未免帶有沉不住氣毛包性，例如在大軸戲將完完的時候，常有離席而立又有不忍遽去的不安現象。

一若大難之將臨，恐不能脫出戲院之危者，在全市素以秩序安靜著稱的中國戲院，猶不免有此種現象，其他二三流戲院更可想而知。

這完全是受了天津觀眾好擺譜兒的影響，因為在天津，一般觀眾，假如等到大軸戲演完再走，就好像是有點不懂戲一樣所以必要早走一步，就常見的情形，如大軸戲是全部「失街亭」，或是「探母回令」等演到斬諫或是回令那最後一幕，台下觀眾羣中必定

形成離亂紛紛欲去的紊亂情形，攪擾得真有心安然聽下去的觀眾，亦不得靜寂坐下去，這於台上的演員，與台下的想繼續聽下去的觀眾，是一種如何不利的舉動，希望這般擾亂視聽的顧客為維持戲院裏公共秩序的安寧，今而後要革新一下才好。

報販生活

一張新聞紙的出版，由採訪，寫稿，編輯，以至印刷完成，已是要經過相當的人力物力，而能送到讀者手裏，仍須要借重於報差或是報販之手不可，看將起來，以販賣新聞紙為生的，他們不僅能藉此維持生活，而且有協助推廣文化的功績。

在天津，以販賣新聞紙為生的有派報社，報差，報販。

派報社，是每日由報社把當天的報紙批運來，然後再分別發給各報販子，在事變以前，天津市各派報社，是集中在南市廣興大街一帶，最著名的，如張公道派報社，楊記派報社等成立年限均極久，在每日清晨七八點鐘時候，那塊地方，便成爲一個新聞市場，各報販三人一羣，五人一夥的，在那忙忙碌碌的分報，數報，然後各人把所批買各種大小報，各奔前程，分頭去叫賣，近幾年以來，興亞三區的各大報攤，多代辦派報事務，所以在勸業場附近一帶，又形成了一處新聞市場，天津市各派報社營業情形，大致是這樣，每天清晨由報社把報批運來，賣完之後，當天下午到報社算賬交款，至於他們批發給各報攤或報販的有的是當時錢貨兩交，有的是等到第二天早晨清算昨天的報款，如此倒替交易，仗着信用維持一切。

報差，是各報社專僱用的，每日按時給定閱戶送報，每月得到相當的工資，因為報差工資全不多，他們爲了維持生活，有的兼充兩三個報社的報差，也有的除了給報社送固定的閱戶報以外，他們還有兼帶零賣的，爲的是多得點外塊，

報販子，就是把由派報社或由各報社直接批發來的報，或是沿街叫賣，或是擺個報攤，談到報攤，在市内各主要馬路全有，而以分布在奧亞三區勸業場附近的爲最密，接幾步一個攤，總計就在勸業場附近，不下二十來個報攤，這些個報攤除了報紙以外，有各種各樣的雜誌，五顏六色，擺列得洋洋大觀，此外，他們更兼操各樣副業，附帶售賣口罩，耳挖，居住證夾，鞋墊，以及在歲尾年頭，售賣憲書，月份牌等，把一個報攤點綴得形形色色，如同一個雜貨攤子。

天津現時的大小報，每份最賤四五分錢，在有錢的人固然是不在乎，却也真想看報而買不起的人，於是乎就有一些滑頭看報主，蹦蹦跳跳各報攤，翻翻這兒，瞧瞧那兒，展閱一陣子，結果是買不了一兩份小報，這還是不錯的主顧，有的隨意翻瞧一陣，結果是悄然而去，一張報沒有買，報攤主人遇到這樣顧主，真有啼笑皆非之感，對之無可奈何，惟有喘一聲悶氣而已。

在天津市街頭，除去一般普通報販子以外，有一種專串窩子胡同的，這種報販，多半是嗶叭的，也有裝作嗶叭的他們每天在娼寮裏賣報，尤其是常在『三等』裏賣，手裏拿着的也有當天報紙，也有過期的報紙，他們隨意闖進各妓屋裏，百般要求嫖客買，因爲在那種玩鬧場合，表面上誰也不肯過於計較一切，所以一張小報，就可賣到一毛錢，甚至

遇見大方的嫖客，也有付給兩三角錢的，這類報販，名是賣報，實際上形成乞討，假如遇到尖頭的嫖客硬來個不買，他們就打起『嗷叭嚕』，在屋裏泡蘑菇不走，攪擾嫖客們的雅興。

最後，我再談到一個瞎賣報的在河東金湯大馬路中華馨茶食店門口，有一個雙眼瞎報販，他在那賣報，大約已有十年光景，我問過他，知道他姓宋，名德福，兩隻眼睛是因爲鬧眼病吃錯了藥以致失明，十年來每天由晨至晚在那賣報，有時坐着，有時站着，「報咧！」「看報咧！」成天在那發出這種悲慘的叫賣聲。我的住所距離着他賣報的地方極近，我每天出門，常常是看見他，看見他老是在那規規矩矩的掙扎叫賣，有時在夜晚十點左右，路上行人已是稀少得很，在極清靜的寒夜裏，除去往來的電車走動聲音，就是他的叫賣聲，「報咧！」「看晚報咧！」聽着更使人感覺到一種慘痛滋味，簡直就不忍去聽。

最奇的他雖是雙目失明，手裏拿着一大批報，一種挨着一種遇見有人買，要那一種，他馬上摸索着把那種給抽出來，我試驗過他多少次，是沒有一次抽錯過，他這番苦心記憶力却也委實可憐了。別看他這樣可憐，還有專殺窮人不償命的人，據他說：竟有人利用他雙眼睛，在買報的時候，拿假鈔票或是破爛角票矇蔽他，使他受到意想不到的損失，像這類『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人，也就真難乎其爲人了。

卦攤一瞥

「戲迷溜河邊，色迷看像片，倒霽上卦攤，」這是我們在天津可以常聽到的幾句俗話，現在我就談一談天津市街頭的卦攤，所謂卦攤就是指着筮卜星相混飯吃的人擺設的一個小攤。爲什麼要說「倒霽上卦攤」呢？這句話並不無原因；大凡人在馬上，轟轟烈烈正走子午旺運時候，大多數是因爲一帆風順，不知天高地厚，腦海中全是浮現着一種紅裏透紫的好念頭，誰亦不向壞處想，故可不必深思遠慮，成天樂其所樂而已。等到冰山勢倒，景況日見不佳，於是就不免怨尤天人，並且對自己亦漸漸加以懷疑起來，「我別犯小人吧？」「怎麼運氣這樣不好？」「大概是走背字了吧？」似此種種胡思亂想的念頭，就不時湧上心絃，日久天長，極想得一點安慰，乃走上卦攤，問問「月令高低」，以資釋疑，所謂「倒霽上卦攤」者，就是由於這種每況愈下的逆勢，逐漸演變而成。這是閒話，不再多贅，書歸正傳，趕緊來談一談本文——卦攤：

談到天津擺卦攤的這行江湖生涯，多半集中在烏市，地道外，三不管，謙德莊等等平民娛樂區域裏，有的租賃一間門臉，在門口擺個小桌，有的就在露天設個小桌或席地擺一小攤，度其風吹日晒生活。此外，又有一部份爲自抬身價稍爲講究一點的，則在各旅館裏開一房間，作爲談相算卦的所在。他們的處境，雖然略有不同，而其惟一目的，全是在仗着兩片嘴能說動人的心頭，藉以混得一飽而已。

什麼算卦的，測字的，批八字的，……，真所謂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大有「

八仙過海，各顯其能」之氣概！每個卦攤前，多少全有人圍着，瞪着眼睛看算卦測字的窮先生鼓起小嘴，信口高談闊論，全有兩口江湖談吐，在不奉承又奉承的談話下，說得人是覺得津津有味，深信不疑，於是就不免有人入其江湖圈套兒，把「卦禮」掏出，算卦先生便搖頭擺腦如此如彼的批算一番，在他們的卦攤上，多半寫着：「直言無隱」，「概不奉承」「以相會友」……等等字樣，又有寫着形同標語口號式的聯語，如同：「喜奉承找他們去。聽直言請問我來。」「一句明言指君去，半點疑心問我來。」更有那：「指點天下英雄去路，提醒八方久困之人。」似此種種所標榜的口號，是如何引人動心，儼然是能預知吉凶禍福的活神仙。但是，我們注定眼神細看看這些位算卦批字的本身，又多半是些面黃肌瘦，潦倒不堪的敗殘模樣，他們既聲稱可以指點別人，提醒別人，獨不能預知自己本身的「月令高低」而自去尋遊樂園嗎？這明明是證明所謂筮卜星相之術是不能置信的。所以我認為：只要人肯多賣一點力氣，就可多得一點代價，所謂「努力者終得最後之報酬」，這是我們有志青年掙扎圖存的不二法門！若是迷信命運，坐在屋裏，靜等上天掉餡餅，世界上沒有那麼容易事，獨惜一般不瞭解書理的人，何不自起振作而憧憬於算卦攤前，輕信筮卜星相之談使壯年志氣埋沒呢！

這些算卦攤先生除去為人算卦，測字，批八字以外，還兼理代寫書信，公文，合婚，選擇婚嫁喪葬日期等事，亦算是一個窮儒寒士的落魄江湖生涯。

估衣行的絕妙貨聲

在津衛東北城角單街子以西，有這麼一條「估衣街」在每天清晨時候，人聲嘈雜亂成一片，這就是一般小販集中在那條街裏，大作其「曉市」的零整批發生意，這不在本文記述之列，我所寫的是集中在那條街裏的估衣商。

這是很顯然的，顧名思義，所謂「估衣街」，當然是一個賣估衣的商店集中地，這條街很出名，在津衛裏每提到這條估衣街，大概是無人不知，那個不曉，大大有名的，不過由於近些年來市區內各方面所起的滄桑小變化看現在的估衣街一帶情形，似已不如牠的當年黃金時代與盛了。

談到估衣行，在津衛的各行各業裏，他們是一種極能耍嘴皮能說的行道，所謂：「生意口，估衣行的嘴」可見估衣商這行的嘴，全是善於巧辯的。這行買賣在津衛裏，除去集中在估衣街一帶外，像北馬路，東馬路，南市等處，全有不少的估衣舖，此外，有些單人賣估衣的，他們是常常背着一大包楸估衣到各平民區裏擺個臨時小攤，一件一件的吆喝着叫賣。

估衣舖的各項估衣，他們是成批的買來，然後再按着單，袂，皮，棉，紗，分成門類，隨着一年四季情形出賣，他們與市內各當舖有來往，因為當舖裏所收存的各種衣服，遇有過期未能贖走的，就隨時成批賣給各估衣舖，所謂從當舖裏打出來的衣服，全要歸到估衣舖那裏。

所謂估衣行的嘴，他們賣貨的方式，全是憑着一張嘴，在門前吆喝着叫賣，「嘿這件大皮襖呀，春綢面子 賣了九十三塊呀。」諸如此類的叫賣聲，他們是一件換一件的吆喝着叫賣，腔調是有着那麼一番又甜又脆的動聽味道。他們在每一件衣服上雖然是全拴着一個寫明價碼的小布條，那只於形同聾子耳朵，擺式而已，照例是要說很大，總得要經過一番要價還價的情形 才能成交。

所謂估衣，完全是些半新不舊的衣服，有的衣服，他們買到手以後，爲了應時，還要經過一番改做手續再出賣，在賣價方面可以多賣一點，而且還能夠容易賣出去。不過，凡是已歸到估衣舖半新不舊的衣服，就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富嫌窮不要的東西，在這服裝式樣日新月異的年頭，真有錢的人，當然是處處要講究對於衣服的質料和式樣，總要力求維新，時髦，穿上遇上時代的摩登服裝，誰肯照顧到估衣舖方面去，所以他們（估衣行）是賣不到真有錢的錢，至於沒有錢的人，對於穿衣服就要處處「將就」，估衣雖較便宜，也是不肯輕易去買一件，所以說這估衣是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富嫌窮不要的東西，他們主要的主顧，是仗着一般土頭土腦的鄉愚所謂「老趕」一流人物，因爲在城市裏所認爲已不「時興」的估衣，在鄉下穿仍是一種極時髦的衣服在價錢方面，總較作新衣服便宜一點，所以這估衣舖顧主，是以「老趕」階級人物佔大多數。有些個估衣商，每逢遇到有老趕式的顧主來買衣服。他們是常常用着油滑的嘴，逞其所謂「估衣行的嘴」高抬貨價，敲上一筆竹槓呢，話又說來，如果幸運好，能買到一件半新不舊的衣服，假如改做一下，依然是一件完好的衣服，較比新做一件，却非常的經濟呢。

澡塘形形色色

洗澡，是一件最有益於衛生的事，洗罷之後神清氣爽，是有着那麼一番說不出的愉快感覺。

津衛裏一般舊式澡塘，是以一個小紅燈作特別標幟，另外還在院內或屋頂掛着一塊『雲板』，每逢早晚換清水時候（澡塘每天早晚換清水俗名『換池子』），要由夥友『釘鐘釘鐘』的敲打一遍在敲打『雲板』時候，是要敲出動聽的節奏，敲這『雲板』的意思是報告一般浴客們：『我們這裏現在已經換清水了，想洗澡的就請您快來洗來吧！』所謂『金鷄未唱湯先暖，雲板輕敲客早來』是一般澡塘子專用的門對，的是一幅寫實之作。

現在的天津衛，由於市區的日見擴大繁榮，像這個池，那個池一類的新式大澡塘，也隨着逐年增多起來，同時，在那些所謂新式澡塘裏，附有女浴室設備的往往是被一些只爲目的不擇手段的野鴛鴦們，在那裏偷偷的表演戲水工作，所謂『洗對盆』，在一般人閑談起來，是飽藏着無限的神秘春色意味，津市現已躍進爲華北第一大都市，所謂都市的罪惡，固下只一端，而這男女合浴的『洗對盆』，確屬有傷風化的勾當。

津市各大規模的新式澡塘，有些個浴客們，除了洗澡，還附帶着搓澡，捏腳，理髮等等零碎活，更可以在那裏叫飯吃，有的人洗完了澡，吃飽喝足了，再睡上幾小時，足

足的「泡」上多半天，有些天津人好洗熱水澡。養成習慣的人，天天總要到澡塘燙一次熱澡，在池子裏撲登撲登的足那麼一「燙」，據說非如此不足以解癢，這大概是已成了習慣，在津衛裏更有一部互相稱道着爲「爺」的人們，什麼「劉二爺」，「李四爺」，一流人物，他們全是好管閑事的人們，是常常利用澡塘子作爲一個聯絡會談場所，常常在那裏可以見到三一羣，兩一夥的脫得淨光的圍着大毛巾，舉行種種小組會議。彼此談其所談，神聊一切，不外乎是些替人排難解紛，或說媒拉線勾當，有的是眉飛色舞談得津津有味，有的是說起張家長，李家短以及國家大事，長吁短歎的流露無限感慨來。所以在津衛裏，有許多指着「耍人」混飯吃的，穿戴得衣帽齊整的，成天的在澡塘裏「泡」，由於三五成羣在澡塘裏一塊「泡」，就可以東拉西扯的「泡」出許多「詞兒」來，就可以用一種「唾沫粘家雀」方法來個「平地掘餅」，大家哈哈一散，而吃飯問題於是乎得以解決。這流入俗稱「耍人的」各澡塘裏就是他們這流人活躍的一個場所。

龍袍鄭

津東大沽，地臨海濱，有清以來，視爲重鎮，甲子亂後，砲台被毀，門戶要地，遂成荒墟矣。該地居民，因環境關係，多以養船打漁爲生，不畏驚濤怒浪，富有冒險精神。以累代相傳，經驗宏富，每占測天氣，無不奇中。據談：當年乾隆帝微服出遊沽口，會僱該地鄭姓民船泛海，甫行出十餘里，船夫鄭叟忽觀氣候將變，當謂不久必有疾風暴雨至，帝聞而奇之，卽命返近海濱暫避，未幾果如其言，帝見鄭叟衣履盡濕，肢體抖動

戰慄不已，因脫一袍披之，及返抵鄭家，鄭叟進而魚佐餐，帝食之甚美，因命年送一包至北京神武門內，鄭漫聽之，固不知其為何如人也。帝臨行時，鄭叟返袍，帝不受，即賜與之，鄭翻視其內，備有雲龍，大驚，方悉當時所見者乃當今大皇帝也，當將袍及帝方所用盪之碗箸，供於佛龕內，每屆六月六日，取出曝曬一次，異常珍惜，視為傳家之寶，迄今仍為人稱道不衰，並在其姓上冠以『龍袍』二字，稱之曰：『龍袍鄭』云。

放風箏

風箏別名紙鳶，放風箏這種遊戲，在我們民間，是與踢毽子，抖風葫蘆（空竹）同屬極流行的玩藝，而且是有益於身心的一種遊戲。不過，在當初是不爲人所重視，只於是認爲是一種兒童遊戲罷了。自經褚民誼先生提倡以來，於是放風箏這種遊戲，乃爲人另眼看待，價值因之特別提高起來了。

講到風箏的來源，簡單考據一下，據詢芻錄所載：『五代李鄴，於宮中作紙鳶，引線乘風爲戲，復於鳶首，以竹爲笛，使風入竹，聲如箏鳴，故名風箏』又據清人筆記中所載：『漢大將韓信率軍十萬，困項羽軍於垓下，使人圍楚軍，以和楚歌，並欲使其軍心渙散，乃以牛皮製風箏一具，下置三善笛入。吹思鄉之曲，其聲幽怨，楚軍子弟八千人，盡皆散盡』，據此，風箏之製作已遠在西漢時代了。

在天津衛裏，放風箏這種遊戲，是由來已久，極其流行，每到春秋時季，常見有三五兒童，以放風箏爲樂，所放風箏的種類，名目繁多，不勝枚舉，最普通的有小燕，蜈

蛭，蜻蜓，八卦，金魚……等等花樣，其他新奇花樣的各種飛禽走獸，全有極精巧的製造品。

說到天津賣風箏最出名的，是屬東門裏的魏記。這位掌櫃的。姓魏名元泰，今年已是一位七十歲的老頭子了，據這位老藝人魏元泰談：已故的黎黃坡總統和現正致力於和運活躍於國際間之褚民誼外交部長，全曾親臨他那裏買過風箏，還有滿洲國康德皇帝陛下，當年亦曾欽派專差到他那裏買過風箏，他受到這些貴賓的賜顧，是感覺到無上的光榮，逢人談得津津有味，還有當年巴拿馬賽會以及在天津地方歷屆所舉辦的出品展覽會，他全得到獎章，獎牌獎狀等，現在仍就把那些榮譽紀念品懸掛在舖子裏，不過在那上面已是厚厚的附粘着一層油泥塵土了。

據這位魏老頭說，他從小拜過師傅，他有獨特的創造精神，手藝精巧，所製作出來的風箏無不玲瓏美觀，最大的有一二丈大，最小的不滿一尺，大號的能拆而摺疊成爲一個極小東西，最小號的放在天空，能特別顯着大。手藝精細，有巧奪天工之妙。常言道，『藝人不富』，他雖是從事於製賣風箏等達五十餘年的歷史，可是一生過着不富裕生活，不過聊以餬口而已。

劉海風葫蘆

談到「空鐘」這種玩具，津市俗稱之曰「風葫蘆」，每逢到了舊歷臘月及正月兩個月裏，走到大街小巷，隨處全可聽見嗡嗡刺耳的抖風葫蘆的聲音，一般兒童們大半全好

玩這種玩具。在抖「風葫蘆」時候，用兩手抖起，腿部不時的前後左右移動，輕而易舉，很可以活動血脈，所以，這種玩具，是一種有益身體衛生的玩具，最宜於兒童們玩弄，不能只以普通玩具等閒視之。

在津市售賣「風葫蘆」的處所，除去天祥，勸業，泰康，北海樓……等幾處商場內玩具攤外，要以宮北的娘娘宮是一個最出名的賣風葫蘆的集中地，尤其是廢年前後，「風葫蘆」攤一家挨一家，較往日多出數倍。凡是津市常玩「風葫蘆」的人，無論男女老少，幾乎全知道娘娘宮裏有個劉海風葫蘆攤。我也是好玩「風葫蘆」的之一份子，所買的全是劉海風葫蘆（真劉海的），積數年之經驗，深知牠的做法的確實耐抖，抖起來格外響亮，與衆不同，無怪乎婦孺皆知，全都稱道牠——劉海風葫蘆——好了！

所謂「劉海風葫蘆」，並不是這個賣風葫蘆的叫劉海，因為他的「風葫蘆」是以劉海戲金蟾作商標，久而久之，人們便名之曰：「劉海風葫蘆」了。這位賣劉海風葫蘆的，姓屈，名文台，楊村人。在他的攤上，掛着一個價目表，當中還有他一個抖風葫蘆姿勢的照片，兩旁寫着：「葫蘆大王首創第一家，余在津已五十餘年，真正老劉海」等字樣。這位屈掌櫃，是一個瘦高身材，勞勞叨叨愛說話，只要有人問他，他便很歡喜，和氣的回答。據談：他並沒有投過師傅，因為從十三歲就好玩「風葫蘆」，興趣非常濃厚，慢慢的自己就會製做，以後便開始製售，以此爲業了。在初賣時，他就在娘娘宮內擺攤，那時全廟只有兩個賣「風葫蘆」的，連他才每三份。他在娘娘宮擺攤，已有五十餘年之歷史。成年他是天天不離娘娘宮，一個人支持，每逢過舊歷年，大有攤接不暇，供

不應求之勢，營業之盛，為全廟之冠。現在這位厩老頭已逝世，由他兒子繼承了。

糞夫生活

天津市雖為華北第一大商埠，只要你走在街上，便見到許多地方，牆隅屋角，任意便溺，臭氣薰人，污穢不堪，既妨害衛生，又有碍觀瞻，這的確是一件急待整理的市政工作。全市人口，除一部份住居洋樓，享有新式帶地溝馬桶外，大多數的市民，所排洩的糞尿，均須仰仗糞夫去清除，假如糞夫停止工作一日，馬桶廁所，糞台高築，就感覺莫大的不便。由此想到：向來被人視為卑賤職業的糞夫，他們的地位，却極重要，是不可輕視的。

凡走到津郊，如西頭，南開，鐵道外……等曠野地方，便見有黑團團一堆一塊的大糞，臭氣薰人，刺鼻欲嘔，這就是糞場的所在。糞場亦為商業之一，營是業者，租塊地皮，作為糞場，僱用糞夫，分頭拾糞，彙在一起，曬成乾塊，賣與農民，當作肥料。糞以力量大小不同，亦分成數等，人糞力量最壯，純粹的人糞為頭等貨，此外，以攪雜牲口糞的多少，分為二等貨，三等貨數種。銷路以津郊各農戶及玉河等處最多，春季生意最好。

糞夫的工作，約分兩部份：一種是出去拾糞，一種是在糞場內晒糞；前一種又可分為二：有的是在路上拾取零糞，有的是專去各住戶茅房收糞俗名「磕灰的」。

每晨六七點鐘時候，我們站在郊外曠野地方，便可看見許多糞夫，有的背着小筐，有的挑着挑，手裏拿着糞叉，接連不斷，走進市內，分赴個人所管的地盤內，收拾糞尿，實行開始他們每日的污穢工作。

每個糞夫收糞地點，均有一定地盤，範圍預先劃定，不得互相侵佔，普通辦法，每人担任收拾一百家的糞，約計四五挑。當他們走進每家大門內，便說一句：「磕灰」使人知道磕灰的來了，假如茅房內有人，便令他稍候。每收滿一挑，就挑到糞場存放，如是者每日四五次，由早到晚，與糞爲伍。

將糞挑到糞場，便由晒糞的糞夫攪水混合（不攪水不能成塊），曝晒四五天，則成各種不規則形的糞塊，堆在一旁，待價而沽。如在冬天，因天寒不易上乾，則將每日收拾之糞，先堆在場內，待明年春暖，再攪水曝晒。

糞味腥臭難聞，見之者莫不掩鼻而過，糞夫工作其間，有時蹲在糞旁吃飯，有時坐在糞旁聊天，更有挑着糞筐行走時，口裏呼嘯幾句梆子腔，似乎毫不感覺臭的苦惱，日久天長，也就久而不聞其臭了。

磕灰的糞夫們每到年節，或眉立春，立冬……等等小節，或遇下雨下雪，道路泥濘的日子，他們便要借題發揮，向各住戶要點零錢，所有這些零錢，糞場主人分文不取，概歸個人自得。

他們的籍貫，大半是山東人，帶有家眷者甚少，多係合住夥屋。每日生活，非常單調，除去吃飯睡覺，便是收拾大糞，他們沒有所謂娛樂，影院，戲園……等娛樂場

所，輕易看不見他們的足跡。

總而言之，人離不開吃喝，便少了拉屎。因此，做飯的廚子，與拾糞的糞夫，他們的功用，並沒有什麼分別。糞夫的地位，不但不低於做飯的大師夫，而且更為重要，他們每天由早到晚，辛辛苦苦的作收拾廁所。清潔街道的工作，給市民謀了不少的利益，一般人全都認為他們職業是鄙賤的，不但不表示一點同情，且加以輕視的態度，豈可謂平？

搖煤球的

談到北京與天津兩處地方的距離，雖然是僅僅有二百四十里，而作飯時所用的燃料，却各有不同，我在民國二十三年間，曾旅居北京近二年之久，見到京市住戶關於作飯的燃料，可以說清一色全是用煤，除去烟煤，硬煤而外，十之八九又全離不開「煤球」，家家戶戶至少全要預備一個煤球爐子，一面用牠作飯，一面用他燒水，因此，在北京市裏每年煤球的需要量極大，尤其是在冬季裏，這是我在北京時所見到的情形。至於在天津呢？普通作飯的燃料，可分為：秫桿，麻桿，蘆葦（俗稱葦子）……等等，統稱之曰「柴禾」。在天津的一般中小住戶，為作飯方便計多在院內按設一個小鍋腔子——分泥作的和鐵作的兩種——燒用這種鍋腔子必須使用柴禾。不過在近些年來，津市各住戶亦有生用煤球爐子的，在冬天尤夥，但需要量不如北京方面之多罷了，

煤球是用煤末，黃土水三種東西混合而成，製作煤球，行話謂之「搖」天津的煤球

廠，均是自搖自賣，北京的住戶，因為成年離不開煤球，爲便宜起見，多有自己買煤末，黃土，僱用工人搖，因此，在北京的各煤球廠，除去自搖自賣的煤球以外，還可以備出賣勞力代用戶搖，當我在前幾年住在北京時候，走在大街小巷裏，常常可以見到有肩膀扛着鐵銑及鐵鋤的搖煤球工人，據說他們是到各處給用主搖煤球的，在天津是沒有這種情形的。搖煤球的工人，俗稱「煤黑子」他們的籍貫，多半是定興縣人。

我曾在一家煤廠參觀過一次搖煤球的程序是這樣：(一)先把碎塊煤經過鐵絲篩子過一次，以便把大塊的煤和石頭子全篩出去。(二)用已經篩好的細煤末，圍成一個三四尺大小的圓圈，在圈裏光撒上一層煤末，再倒入適當的黃土和水，據說是六成煤末，四成黃土，至此，對於材料算是配合完竣，(三)第二步手續辦完以後，用鐵鋤來回攪合，使煤末，黃土，和水三種東西混合在一起，成爲一種豆餡式的漿糊。(四)把已經混成爲漿糊式的煤球材料，展開拍平，鋪成一個長方或四方形，然後再用鐵銑碾平，又撒上一層煤末。(五)第四項手續完畢，於是由兩個工人相向站在兩端(由一個人專作亦可)一排挨一排的用鐵銑切成許多大小方塊，切完，再撒上一層煤末，使所切的每個小方塊的接觸地方，全有煤末隔離，不致再互相黏住在一處。(六)等所切或的小方塊稍乾以後，鏟在一個圓篩子以內，篩子底墊上一個花盆，於是搖煤球的工人就蹲在地下，兩手持扶着篩子邊，左右前後搖動起來，大約有五分鐘的時候，則篩內的小方煤塊，經過一番搖的工作，全變成個個小圓煤球，晒在太陽下，晒乾以後，便成爲我們所燒用的煤球了。大概是熟能生巧的原故吧，他們搖製煤球經過，由配合材料，以至作成煤球，種種手續

作來是極其乾淨俐落，毫無拖泥帶水的情形，那種乾脆簡便勁兒，看着亦極其好看呢。

天津的花廠

養花，是一部份文人雅士養心悅目之一種消遣，因其種類不一，愛者亦各不同，有的愛其顏色，有的愛其品節，昔陶淵明愛菊，周濂溪愛蓮，孟浩然又有踏雪尋梅之雅事，史冊所載，信為佳記。

天津是北方大都市，為一文人雅士之集中地，有花癖者當然不少，加以普通人多喜購買幾盆花草，作為點綴品，所以花的供給，是不可少的了。

除去小花莊，花販外大量售花的所在，要屬花廠子了。廠到天津的花廠，全集中於津西北辛莊，大覺巷，侯莊子，楊莊子，小卞莊，大卞莊，教場，南辛莊，小園，大園等村，上述各地，土質極好，又臨南運河（俗名御河），有這樣良好的天然地利，所以花長的格外漂亮。

那一帶的花廠，大小林立，一家挨一家，據說約有八九百處。所謂「花廠」，就是一大塊地方，周圍用黍稷圍起來，內中滿擺着花草樹木，有的廠在花窖裏，有的置在廠內，按照各種各樣，分門別類，成行成排的排列着；因為這樣，既可便於澆水整理，又能使買主參觀。廠內除去花外，橫排豎列着許多花盆，一部份預備自己用，一部份是買來附帶寄售。水是花草的食料，所以他們花廠全都設置些水缸，一半露在外面，一半埋埋在土裏，內中滿盛着水，預備澆花。有的大花廠，在廠內掘個大水池，接連水管，澆在

河(御河)內，隨時引水，較比挑水或打水，更方便多了。爲輔佐人照顧不到，各花廠多養幾隻狗，看護防守，路經其間，時聞犬吠信信，生人去到，一不留神便有被狗咬傷的危險！

花廠這行買賣是一本萬利的，本錢極少，有時尙用不着本兒，假如由別處搜尋點花種，芽子，培養起來，就可賣錢。這些養花廠的人，對於養花，均有極深的經驗，如何者宜多澆水，何者應受日光，何者最怕太陽，成年的工作，就是圍着花亂轉，看看這個，摸摸那個，平均計算，每日須循環澆花五次，此外，按着時節，又有上肥，分盆，入窖……等工作，一年四季的光陰，就這樣消耗過去。

同是一種花，因爲培養之不同，便有分別，有的修理的花枝招展，非常像樣兒，有的歪歪斜斜，不成格局，假如貨比貨，前者當然受人歡迎，容易出售。所以這行生意，純粹是賣的精神二字，下的苦功夫愈多，則花生長的愈好，各廠花匠們，多半是早起晚睡，晝夜不斷的栽培着牠——花。

我們在市上所常見的小花販，他們全要到這些花廠來買花，時間是在清晨四五點，各花廠老早的就將花運到附近南運河兩旁，等候買主選購，花販由這買完花，再挑往市內各處叫賣。

爲了便於顧主零買起見，有些大花廠多在市內設有花莊，作爲賣花所在，因爲迎合一向有產階級之所好，凡是有名的花草，全要搬運來陳列。按花的量來說，花廠較花莊多出數倍，但是，有時花莊的花的種類，反比花廠齊全，語云「出處不如聚處」，此之

講也。

他們不但售賣大小盆的花草，並能紮鮮花花籃，花圈，及胸前佩帶之花朵（俗名花牌子），隨意配置，形狀不一，花匠們多會這種手藝。

有一種「月擺」的營業辦法，如大旅館，飯店，在每個房間裏，要點綴一兩盆花草，但又不願自己購買，可以到花廠方面賃用，言明共用花多少盆，每月租金若干，這種租辦法，謂之「月擺」，在租賃期內，花廠須逐日派人到賃主處澆水，整理，遇有花朵掉落者，應隨時更換。假如在某一大大旅館或飯店，承辦一個「月擺」生意，對於某種花需用多，一個花廠有時不能全份供給，他們可以連合數家夥承辦，這是一種常見的事，「同行是冤家」，但在同一利益立場下，又可以共同合作，花廠這種生涯，也是如此。

花，比不了棒子麵，並非缺少牠不可，養花如同玩古董一樣，各有所好，如果愛花成癖，十塊錢一盆不算多，其不愛者，一塊錢十盆也不要。因此，花之價格，是毫無準則，固是一種花，可以賣一元，有時亦能售至十元。他們——花廠——見到買主是個闊主兒，而且又極愛那盆花，便要趁機大大敲下竹槓，滿天要價；遇買主是個行家，處處是行道，他們便規規矩矩說正經話，不肯過於要大價。

「錢能通神」，假如你有錢，想尋求奇花異草；只要叫出名來，不怕是爬山過海，「錢廠」子也可以轉灣拐角的替你尋到，供你玩賞。花廠愈是遇到這樣買賣，愈可以賺一筆大進項。他們時常出入「大公館」，代替各關老搜尋好花，有時親自出外購買，有時託人代辦，每遇這樣一次生意，裏勾外合，明得暗扣的可賺一筆鉅款。

最後，論到花廠之營業情形，一年四季，各季有各季應時花，因之各季有各季的買賣，冬季天寒，花草雖少，但以「物以稀少爲貴」之原則，在冬天，更容易多賺錢，所以冬天花價較比昂貴。

花樣子

津市有一種「花樣子」作坊，所謂「花樣子」，就是婦女繡花的樣子。此種花樣子，創自易縣，流行在天津方面，已有五十餘年的歷史。

「花樣子」用白粉連紙做的，雕成山，水，人，物，花，草，樹木，蟲，魚，鳥，獸，以及「子孫萬代」，「吉慶有餘」，「四季平安」，「麒麟送子」……等吉祥字句。花樣並無準則，各自創作，隨時翻新。所雕各物，維肖維妙，頗有一種美術價值。從前是用剪子剪，最近三十年來，始改用小鋼刀雕，除去一把小刀，有個像算盤大的蠟板，這就是他們做活的工具。

按「花樣子」的種類，有「鞋面」，「兜肚嘴」，「平口」，「枕頭面」……等等。此外附帶的，有「嫁粧花」，「窗戶花」，如到秋後，他們便要添做「吊錢」，預備過舊曆年賣。

「花樣子」每四張算一打，紙料用錢不多，純粹賺個工夫錢，憑手藝吃飯。「吊錢」，「窗戶花」，在舊年底賣，「嫁粧花」多按套計算，每套大小二三十個，因有粗細，價格不一。

平常生意，以「花樣子」銷售最多，「香花樣子」鋪出來進去的顧客，全是一般婦女。除在門市賣，並發給賣花樣的小販，在街頭巷尾，我們時常聽到「買花樣子」的吆聲，他們就是由這些花樣作批發來，到處叫賣。如在門市每打二角的，批發價只按一角計算，總可得到對半利，假如賣給公館的太太小姐們，他們更要敲竹槓，值二角的，能賣到八角，值一角的，能賣到五角。

從前生意極好，最近二三十年來，一因門窗建築，均改作所謂洋式的玻璃窗門，「窗戶花」銷路大減；二因時髦婦女的鞋履，隨時改進，十字布挑花，又大行其道，「花樣子」遂受影響，有點落伍了。

童 頭

津市習俗，凡人死後，家人多為之燒「紮彩」。其中有一種紮彩人，如男女下人，開路小鬼……等等。又有因病許願，病好以後，到廟燒香。有的燒個紮彩人，算作「還願」。凡此種種紮彩之頭臉，名曰「童頭」。

童頭之材料，是用紙做的，前臉用黃手紙，後臉用灰手紙。大小號共分五種。

論牠的種類，有老頭臉，青年臉，老婦臉，少女臉，神頭，鬼臉……等。賣給紮彩匠，添配手，足，衣服，做成一個紮彩人。然後用主買去，付之一炬，這就是童頭最後之歸宿。

他們的工作，是採取分工合作辦法，有的做前臉，有的做後臉。晒乾以後，兩個半

臉，合到一塊，便成一整個的童頭胎子，然後上粉，計共上白粉三次，紅粉二次。

據本行工人談，這種手藝，得利極少，每個童頭，由做胎子，對口，上粉，剪眼，畫眉嘴……以至完成，約費二十道手續。

在從前年頭，講究的出大殯，多紮一種「陰執事」，即用紮彩人打着各項儀仗，那時紮彩人之需要既廣，按照供求的原理，則童頭之需要，自然甚多。而今，因為破除迷信之關係，對於燒紮彩人，多不注視，即有用者，亦不過敷衍敷衍，多少紮幾個而已，這是本行手藝衰敗的一個大原因。

(完)